



特へ 16  
2752  
15





門 八 16  
2752  
卷 15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首

贈袁抑之給事遷福建按察僉事序

父老稱

孝皇帝朝每給事御史上殿則大臣色惴惴重足立  
而是時上明法度人自奮羔羊之節亡選行何恐  
也豈給事御史為操切激叩聳動人主耶然足以明  
諫官之勢尊其默折逆消預于衰計深矣至

昭和十六年  
十一月十九日  
購求



武皇帝而始有坐紉彈不當意斥重且及笞鉗為城  
旦而士伍者未久輒復貴賈或先其無故抑者卒不  
勝其伸者而名益重諸言事人自若已又大臣更自  
為地為上啟威勝之說一不當終其身不復舉然海  
內之士爭相指曰某某以某故罷賢也士議與吏議  
持諸言事人中半矣亡何大臣計以終不能斷絕乃  
益務為含容輸款及亡素以蠱惑上使弗疑而又  
之徐中以他事已發其端而人自斂天下駭其禍而  
亡其繇以為當被者噤塞莫陳而豪傑之士漸解體  
不復振甚或不勝憤其奸力攻之語非重不達重即

天子以為小臣暴橫亡狀投鼠不思器耶大臣偃然  
而當其讐者天子也嗚呼吾仕七載而乃聞之父  
老云以吾所一二見者跡之大抵後所謂耳始抑之  
為給事良久亡關白人相顧疑曰抑之默默歟曷不  
矚時事度易行者抑之不顧一旦為天子言吏部  
尚書侍郎不職狀上良是之切責尚書侍郎惶恐  
謝罪乃驛而抑之又言選曹政本也郎中挾詐受選  
人金贓累千萬尚書庇覆之耶翰林親切左右一檢  
討狐媚宰相挾其柄走中外托輿馬溢門巷虧損聖  
明宰相大恚恨抑之不敢引引見恐自發於是郎中



某檢討某坐謫京師中士大夫亡論識不識咸喜為稱說抑之出必相指示作何貌能爾天子不怒而抑之已艱然無留意今年二月閩以按察僉事闕聞吏部言抑之制曰可大臣當內快出抑之罷諫地可緣以中漢法耶夫諫官業已言遂利國家尚得亡削貶秩五品治兵民一方何沮也其論事明切持隱中窾然不為硜硜矯亢亡以間激上當大臣所甚諱而不得報極其意此耳夫為小人謀抑之良中為抑之自謀亦中按察得以法繩其屬可否達意又閩越在萬里外其吏士見天子赫然用骨鯁之臣臨之必感惕思奮又何疑哉吾七年而得抑之第其行諸給事情抑之以外故夫諸給事且薄按察不為安所望抑之也

贈李于鱗序

海內稱文章家不相下更齟齬勝已者此其常云日吾之使而南也于鱗辱之言計于鱗所許亡過北地李生矣其次為仲默又次昌穀而其微詞多譏切某郡某郡二君子二君子固蟻伏林野其聲方握柄所褒誅足浮沉天下士而其徒某某諸貴人日相與尊明其道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而一旦覩于



鱗所非是，寧不側目，惟且指詈，我吾歸不能持于鱗。言示人，即示人，而讀者不能句，若爰居之駭鐘鼓，未有卒其亂者，即有能讀一二語，而二君子之聲固已中人膏肓，而易其視聽，將無難于鱗哉。嗟乎，吾以為千古所獨喻者，此耳。子不能得之於父，仇者無以奪而恩者無以致其效，且使所為爭者，必欲求勝而驅相易，則可不然，蓬累而行乎宇宙之間，汎洋自恣，適已，並定其又何難焉。夫于鱗之不勝二君子，固當仲鱗沾沾，氣弗克克，志所長詩耳。昌穀脩靡麗弱，不習古文辭，北地生習古文辭，而自張大語，錯出不雅馴。

充一本作克

二君子卑卑成章也，度北地生諸公，未易當于鱗。而于鱗名位肖貌，少足以動人，鄙語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又云：利令智昏，世濶希心好，間一趨于鱗，不如于鱗固無論。遂如于鱗，而覩其所鼓動而傳響，寥寥如也。又焉易其利二子者乎。吾聞之君子不得志於今，則欲信之後，既不得志於今，庸冀後哉。則又欲徵之古，所謂古者，獨其言在耳。其人與骨皆已朽矣。柰之何其恃而勝之。吾復游京師，屬于鱗已出守順德。吳興蔡某從西來，過于鱗而論文，某者故二君子友也。其所持議與識，亡以長于鱗，則謂吾李守文大



小出司馬氏司馬氏不六經隸人乎哉士於文當根  
極道理亡所蹈柰何屈曲逐事變模寫相役也吾笑  
不答於乎古之為辭者理苞塞不喻段之辭今之為  
辭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固理區數也已盡不  
復措語矣繇秦漢而下二千年事之變何可窮也代  
不之司馬氏當令人舉遺編而躍如胡至今竟泯泯  
扒蔡子無稱六經乃已蔡子而稱六經具在又寧作  
錄中語喋喋而佔佔繁固奚當也世之文行者曰碑  
誌序記論辯固皆史變體也冒其名不署所繇苦而  
要之理亦寬矣或更謂如君言于鱗誠文人文人者

易事自喜宜不稱為身今諸生相聚而嘗易太史氏  
者非貨殖游俠耶乃其辨方俗要塞纖修其民人錫  
鞶與物士膏瘠所宜否介若指掌然令他書生周行  
人間白首奚智也而班氏稍能密於文叙循吏所以  
狀委致如其自叙以憾此豈齷齪工紙上言者漢時  
居臣小用之為郡國守相彼其所內利巧中肯出吳  
公趙張下哉天地之精吳發之於文章而粗跡及政  
事止二也子何以一時而驕吾千萬年吾故舉之遺  
于鱗即二居子之徒矜目吾吾且甘之矣

送高戶部之滇臬序



日予行部蜀。故邊虜要鎮也。而趙居治兵。為居業  
治餉。是時為居遷滇泉。未數則簿業捐集矣。而二居  
者數擊鮮。要余于崆峒之野。歌呼竟暮。乃返。更西抵  
盤山。眺絕頂。窮幽。幽在伏泉。蒼蔚之木。竹筵而出。  
又趙居所不能從者。於于此。窗無難餉。成乃趙居亟  
為予言。不佞亡所說。高居更僕而數其異政。未竟也。  
始居釋謁禮令。禮亦邊邑也。居披草萊而創治之。見  
難者。俄入司農部。權吳關。吳歸沃饒。中土居去不三  
日。而島寇暴起。覆我師。乘勝劫剽。高居以半餼片障  
之備。而徐以計。緩賊。悉遷其重。去賊睥睨。後手返。

耳。吳民移舟而北者。可數百千。君令無譏征也。或曰。  
是不憂度支。章哉。君謂即罪吾當之。吾終不忍以  
天子一日養而易數百千命。半日賊至矣。其不魚肉  
幾希。活高君者。至今加額而祝有後也。則吳竟何以  
異邊君。又何難焉。君之來為薊也。赤白之羽。旦夜相  
屬。庾無見糧。將士擐甲待炊。何限也。君鉤斲陳樊。搜  
伏匿。得要害之政。不必事事毛舉。而奸吏重足。立亡  
所乾沒。商當上芻者。畏之若嚴霜。而就之若冬日也。  
所乳哺將士。各得意去。止譁矣。則薊又何難君焉。抑  
又聞之高君虜叩古址也。大帥不介焉。而馳益發車。



兩字作西

高字作趙

騎旁午使驕郎何狀高君方滿博飲自如也帥謂郎不親行餉安給高君益飲自如曰餉須郎行而給耶晚矣指屈軍行其道其城伏食不爽也以故君不見跡更盤錯顛沛之地而有餘趙君雄才人也其不得以氣加高君而為之稱如此今滇雖越在兩南萬里外然獨稱侯焉吳薊故君所理也而被兵天子數拊髀思鉅鹿之戰一旦有以高君之功言者必召君亡疑矣

送少司馬吳公入為少司徒序

語云賢者治亂不肖者亂治豈不誠然以徵於某則

嘗目庚戌秋事矣虜叩漁陽以西燒三輔也吏士為獸竄股栗自殘即亡敢鏃北嚮焉豈盡吏士罪哉當事者輕挑屬國夷而啟使北引弓之民合為昆季倒授虜以太阿矣又泄泄然自如也天子不勝怒且恐刷夷其舊而南野吳公乃始由臬超為中丞來代公單車馳之魚陽漁陽新中兵餘民雜逝者而栖耕地白如甌脫付虜共之裂中裙剡木末為兵革謳吟殘傷亡一日之固人謂吳公即愈緩奚藥耶且未也而上所使大將軍躡虜因佐虜剽賊恫喝張簸志洗縣宮橐而空之吳公從容不動色日夜務起其傷



困者而節蓄其力稍間則以其盡蒐卒乘繕堞完蓋五里一置又多簡賢守令埽荆棘改衽席矣而是時諸中丞止憂虜南憂大將軍私自詎得以身謝幸甚而吳公愈益治兵自如然竟不能有所中公公又悉召諸屬國夷湯沐勞酒食好謂毋忘

先文皇帝大恩人人思自利解讐請質則奪虜之耳目而肝膽我以故凡六歲虜四入輒鉤得要害逐敗之彼亡所尺寸利躑躅塞上矣而公用勞即軍中拜少司馬俄加秩服一等如尚書久之公遂入為少司徒當上漁陽吏人及三輔怒若念父母狂走謂還我

吳公然一追念其秋

時

被甲植立卧起霜霰旦暮隣

死馬而不得飽問者入吳公手公馳急請度支粟金錢來活我今又入為度支其更私我則似又欲公之去而度支也雖然公亦唯其所繇入乎夫島寇踵告繼天江南粟金錢地也而寇蹂躪之壯不得老少不得壯農手耒耜女坐機杼而待命拾道之使衣冠相望髓竭脈斷異時美貂車緡錢推鹽笑諸買文武功爵試補吏先除減直就級牢搜之技下逮槁壤窮矣而餉不止度支何以出入也則吳公當遂計天下寧

漁陽扒



贈李于鱗視關中學政序

今皇帝創禮樂褒經術徵諸公卿侍從之臣潤色鴻業日相與賡歌乎盛矣而獨濟南李攀龍于鱗其文章高天下以遠故厭廢為外臣不得與從事于鱗為順德守滿考比二千石自如而是時吳郡王世貞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輒報罷上之三十又五年于鱗乃始遷按察副使奉壘書乘傳以條課秦博士子弟而世貞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為文貽于鱗云秦封自非子而孝公幾祀矣猶不得接冠帶盟非以俗寢故然耶至於小戎黃鳥蕪葭諸篇抑何其深

文婉致也齊魯衛鄭其君子脩於辭相矜尚鉅麗矣乃見黜於仲尼而錄秦誓也說者謂豐鎬之間周之遺教漸焉秦王吞誅六雄首采李丞相言焚詩書尊法吏天下頷然而吏是師所存者醫藥卜筮種樹家言耳更覩所稱制與金石之銘猶郁郁爾文也無乃陽棄而陰工之耶漢興治馬上而自栢梁以來詞賦稱西京無偶者賈誼司馬相如子卿虞丘壽王褒雄諸大夫東西南北人也則豈其秦土風是競七葉而後其衰也甚矣其不振於文也則亦豈惟秦於乎天子非有挾書之禁固闡闡六經而道路子史矣未



央馭姿并幹之瓦猶一二存者寧無先人語遺也千餘年來二華遠躋終南太乙高蟠而挿天欲澧吐瀉不削其舊獨以百二之險士馬之富下瞰山東而已然吾聞孝廟時北地有李獻吉者一旦為古文辭而關中士人雲合景附馳騁張揭蓋庶幾曩古馬父老言故相楊文襄公寔為之師侶之獻吉諸君子時時慕稱楊公不衰也彼所謂師者訓詁割裂食宋氏之遺尚不得舉二戴何鄭以博甲乙第則可即諸君子獻吉一二而外亦豪舉耳烏在其能倡也雖然千餘年來磅礴鬱積氣不得決揚公一小振之亦難能

於于鱗之為順德視右扶風部貴人毛東以吏事且於文非職即有所著作重自閔不出而兩河之滑跂響而思奮者比比今上以秦故選于鱗非少于鱗有所不足益以秦山川令自致其造而已也語曰順風而呼不加長而應者衆言自上易也詩不云乎如堦如筮如璋如珪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于鱗其有以牖秦哉世貞採秦風而得小戎諸篇也刪書而取可以誓者知其為于鱗功矣

送山東按察使朱公遷山西右轄序

昔曹平陽相齊其所稱受於蓋公者可幾也夫以齊



身州山人志 卷之五十七  
世經堂刻  
之初夸任俠承嬴秦之亂諸疆田宗眈眈視矣而蓋  
公者以無擾之一語而偃然避坐之尊其本末不大  
懸殊哉然平陽用其指相齊無已而又用之相天下  
謚如也則豈唯齊是賴於乎謂收圖書籍薦賢者平  
陽耶約三章法者平陽耶發關中老弱未傳詣軍及  
為民請苑者平陽耶此皆無一焉而柰何與鄼侯並  
也然漢之所以為漢者一鄼侯足矣平陽以守為創  
毋拮据世人以新其名故功埒於鄼侯而收其逸高  
帝則已懸燭計指之矣是故寧以平陽之後付戇之  
陵木強之勃而不欲令新進者持刀筆而操切其計

也張釋之賢人豈忌庸於齋夫者彼之所以推進  
侯東陽蓋陰折晁錯之斤斧於來主也鄼甯張趙之  
流雖其人天性猾賊荆枳其腹大槩有所窺見緣飾  
小材以覬一切之好而任事者見其毛舉鷲擊工小  
治辦固欣然忘其害矣且有所大快於前者必有所  
大不快於後即如人行求長生一旦有所襲逆或氣  
結轡而違軌遽厭其緩而求金石瞑眩到灸排盪以  
去目前之疾疾去而所存者幾何世儒僅識其形以  
創立鼎變為難而忽於循不知才辯敏給之士一不  
勝其銳雖欲自制亦何可得矣故世儒曙於為之為



而未曙於不為之為也。余少解所更，然雅已持其說，而竊從父老間語。憲孝時事，未嘗不惛惛廢畧也。踈節濶目，天下容有不竟之情，而其治恒悠然而有餘。蓋是時薦紳大夫以歲計，而今以日計，僂僂焉竭澤而漁，更沾沾自喜，薄其故舊不我若，而其厥已消耗矣。居恒思廢幾一二平陽者，既有事於青，則又從諸君子識，今按察朱公真其人。公不為城府以接余也，恂恂乎似不能言者，余言而退，慚其支也，動而退，慚其躁也。公初守漢中，久之乃奉璽書備兵使首遷叅政，後先治秦，秦故大都會也，其民羯羶不均。

然徃徃稱公平，公不見跡而理來按察齊，齊固平陽所治，又大都會也，則豈無驅奴虜射利如刁如濟南，覲氏豪者，公持不擾之說，御之而遠近逆帖，內愧易跡，俟化雖儼若尸祝，而畏於神明，民以春雨而吏以霜雪也，則公所得於蓋公者深矣。公今又遷行省事於晉，晉又大都會也，然其人淳而思，有古陶唐氏之遺焉，其又何難公哉。公行且相天下矣，其為我終始，蓋公之說，毋令後進有以卸窳張趙窺者。

贈兵憲太原王公遷陝省叅政序

徃太宰當考課吏，而蘇郡守太原王公以治行為天



下第一已遂遷按察使者奉 璽書督常鎮二郡居

亡何併常鎮入蘇松為一使公復兼治焉而會歲大

侵都度無半菽諸司農使者冠蓋旁午民益困送祛

為盜桴鼓數起時吏士新中倭無鬪氣故昏束約兒

視金鼓弱弓枉矢蘆蒼之刃不知所操握即海汛以

非時至白羽交錯固人人自危矣公乃精簡諸郡邑

良家子材官日勒步騎射而使使走聞從戚將軍受

陣法戚將軍於法嚴其部曲居恒凜然若被霜雪卒

使之有將無敵云而公稍以意裁益其間務為簡易

不苛又時時捐湯沐勞慰之故其始屈於恩而就法

既而益便習于教法樂而恩知畏公乃日操切諸賊

曹掾人自耳目使微知盜魁次第就捕江以南大治

始戈船下瀨之師成海者其帥多挂虛籍以名廩食

縣官緩急小不酬則蜂聚而起恐喝相扇執縛司餉

者以為恒公與周中丞謀嚴覈之第不令後時給而

已竟公任無敢小譁及反脣者兵日以益而食日以

減公禔身肅執於法鮮所操舍中外上下洞徹若鏡

胥猾惴惴戴三尺而辨以故市井之民不復畏吏草

莽之民不畏盜蓋自癸丑島事起十年而民始知有

生樂俄公超為陝西行省叅政以去州之大夫士耆

御前疑卷之五十七



老相踵而顧余曰公棄我去大惠陝矣是安所得公  
哉且公少年何能善于官若是予謝不敏則竊嘗聞  
之公夫錢穀甲兵刑名皆世之君子早暮孜孜以為  
事者然往往外理而求之夫外理而求事則日膠膠  
乎擾擾乎其心為是三者後而不得其要領外事  
而求理則于是三者不能不生厭薄之念而中竟累  
知求事於理而理障求理於事而事障而亦卒不得  
其妙吾虛其心澄其慮而順待之不在事先不在事  
後觸境生感天則自見融跡為道與道兩忘則是三  
者寧獨無難公而已哉然公別予意不自憚曰凡吾

所為小辨治耳所以移俗銷亂之本固有待也吾一  
困於逢迎再困於移牘三困於婁遷而竟不逮何以  
辱大夫士者老子謂誠有之漢宣時龔黃二三君子  
一經生耳潁川渤海之治抑何章章著盛也公官今  
雖重于守得自辟令屬死生之乎得一切破文法便  
宜從事乎六察大小使得不以苛禮相責乎朝施而  
夕徑得下乎得自驛置白事乎雖然予見公歲十九  
于道路而臺事十不一廢也公身所及者化焉身所  
不及指使而機應文法以蠅集而公以窾解卒之獲  
上信下應世之法徧而中不染公于理事融矣假令



一當生地節五鳳時即彬彬稱禮樂君子焉胡潁川  
渤海為也於是諸大夫士耆老屬余次其言為公贈  
公行矣當道太原余往者竊一窺公魏郡之政而為  
其尊父水亭先生壽先生良健無恙公持予前後言  
質之先生試以王生為何如人也

奉送按察副使耿公遷治上谷序

乙丑春三月按察副使耿公由吳改晉臬治塞外兵  
始遼左以大侵告至比戶相食人且盡矣而耿公由  
兵部郎僉臬事往曲為法乳哺之即大吏不得獨有  
半菽剖而與遼民共旦夕之命公間則提衡其將士

而勉之曰丈夫等死死義耳毋死叛也以故其將士  
廷至不能勝甲冑然徃徃有壯色時謂耿公力居多  
云而會中士有操凜戍謀者勢燄張甚且恃中有與  
援數陰喝明使毋得伸三尺誰何之耿公又用叅議  
往至則多布耳目更以刺得其陰事凡若干狀吏御  
史顏合笑上疏按狀覈其人坐廢徙削籍蓋中士家  
像顏耿以朝夕祀不爽也於是有司第耿公功當遷  
而又會吳關兵使者耿公遷又奉 璽書來治吳四  
郡兵屬兵久且弛武吏內恬嬉貌支吾其上盜魁奪  
吏權而事事桴鼓書起城市中莫敢問耿公奮曰逐



麋之犬寧顧兔耶吾且先其魁復與御史溫合英窮  
搜逮魁獄之餘黨鉤累就法無遺吳大治而又會上  
谷關兵使者有司念以上谷視吳重乃耿公又遷上  
谷兵使者業治裝都御史御史私熟計曰耿公誠才  
縣官誠急才柰何困天下事一人使踣頓途道也遼  
左重則走耿遼左中土重則走耿中土吳重則走耿  
吳上谷重則走耿上谷假令事卒蝟起是安能四得  
耿而應之且海將汎天其為吳請耿公耿公固謝曰  
不可吾為人臣子安所避難為春有汎吾姑毋即行  
以畢春而行猶及秋也吾以春障吳而以秋障上谷  
亡害耳居無何倭果大至數餘皇軍於沙耿公檄戈  
船郭將軍田將軍分道角襲其左右而身出駐海節  
度之遂大破賊所俘殺殆盡耿公上事幕府訖度無  
後寇始請行曰不穀敢一飯忘上谷哉耿公所治吳  
其所坐而鎮者曰吳之太倉於是太倉之大夫士耆  
老出祖公司馬王子舉爵曰以鄙邑之無良不足長  
有君子也公幸無忘吳終撫之為之賦鴻鴈耿公憮  
然曰不穀志也有君命在非所度也臬曹子賦出車  
之三章耿公曰請率吾子之誨勉之以無辱師臬徐  
子賦無衣耿公起謝曰子余兄也守周子賦彤弓耿



公曰日涉之後諸將士之力也不穀其敢奸之比曹  
曹子賦北山耿公曰吾子之憫不穀深矣不穀寔致  
身焉史王子乃賦小明之卒章士王子賦申伯曰公  
之先則有中丞治常平漢度是盈營平鑰北門好時  
定東方美陽蕩北胡定公掃金微伯宗固車師煌煌  
丹石若若青紫帶礪之榮東京終始耿公其亦奄有  
舊封乎而廓大焉公曰侈矣子之言不穀之擇邊也  
儲胥吾吏民而衽席之請辭功於是世貞兄弟聞而  
歎曰諸君子之善頌祝也其各有志乎耿公之善答  
也其任事純也其居績抑也其慮難仁也君子哉遂

序以為公別

奉贈憲使河中馮公遷治延鄜序

歲乙丑之春吏部臣言吳四郡治兵使者耿公習北  
事宜調去為上谷治兵使者已復言東昌守河中馮  
公故為常熟令賢習南事又理大郡稱良二千石最  
宜遷遷為吳四郡治兵使者歲之嘉平月吏部臣復  
言延鄜關治兵使者馮公於西事尤習宜調前後俱  
報可始馮公奉 璽書來按吳吳中人雅已知公常  
熟時政則人大喜加額言上念我予我馮公所以  
恩澤吳民甚厚馮公亦欣然思取故所郊翼之餘與



李州山人集卷之五十一  
波及者而衽席之其他規調兵食築城堡剗賦役盈  
庭之造大事斧斷小事理解雖山川草木若有熟於  
馮公之貌而色飛者乃一旦奪之即盧扁操藥石使  
吳人瘠而秦人肥於吳奚賴焉且士大夫父老謀欲  
尼馮公行不可得則相率請王子謂輦上君子忽不  
念重地而輕來往我公一旦島嶼乘矯汎我岢之舩  
霄抵步而晨度劉人於郡郭之外疇為折衝哉且業  
已稱耿公習北事則胡不前北耿公以馮公習西事  
則胡不前西馮公又以馮公嘗令常熟習南事則胡  
不終惠我馮公一歲間更汗渙之號徒令賢者匍匐  
道路為也夫西周不過數大郡地耳以張仲山甫為  
之內則東帥申伯南帥召虎北帥尹吉甫鼎分諸賢  
而三應之今幸稱全天下故不至乏才柰何齷齪南  
事急則馮公南西事急則馮公西卒不幸南與西俱  
急安所取兩馮公哉王子無以應徐而曰諸君不見  
夫天駟之驥乎朝秣越而力刷燕其用良也又不見  
夫飲飛之用湛盧乎水以斷蛟蜃而陸以割犀兕急  
欲悉其材也夫國欲亂則賢者常逸國欲治則賢者  
常勞勞非所以異賢者然使宰物之柄優賢者以虛  
禮而不竟其才賢者苟於逸而有所不竟於志此非



治徵也。人主之所注嚮，則天下之精神才術奔走以應之。而唯恐後，急欲竟賢者之秘，而忘均其勞。賢者亦忘其勞，而遂竟其秘。此治徵也。且諸君亦知所以西馮公意乎？內意誠重西。在宋慶曆，則有若范文正公。明成化，則有若俞肅敏公。正德，則有若楊文襄公。今則有若王恭襄公及大司馬楊公，皆由西帥入政府，握樞要。楊公公鄉人也，能無意公為其後哉？雖然，亦偶重西耳。宵旰之地，忽改慮而東南，其顧又安知公不以中丞之節終惠吳也？士大夫老意得去，乃徵叙余言，以為馮公別當別公，則耿公亦已超為中丞撫三輔矣。

送少宰汶上吳公遷南大宗伯序 代太宰公

夫賢者利益人國，豈不章章著明哉？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人主之所以曲盡賢者之用，而賢者之所以得盡其益，其大者不過秉握藻鑑，雍容儀表之地而已。藻鑑之地，其為益若甚切，然日惵惵焉，役吾之所是非，以求合世之賢，不肖吾識時有盡，而物情恒無盡。其為用則甚勞，雍容儀表之地，其為益差緩，然吾恒據其樞，而天下之賢者思益精白其行，以求合吾之是，其不肖者不敢不被濯其故，以求避吾



之非其為用則甚逸其勞逸雖不同其為利益人國一也雖然吾欲用其勞於藻鑑之地可一日而勉畢其技吾欲用其逸於儀表之地而使天下之士默回行而嚮道此非可以日計月積也昔在漢武帝特舉國家之大柄悉付之公孫丞相張大夫而汲長孺徒以議論風采備九卿位耳及淮南事起海內幾為之震動而其所逡巡畏縮而不敢發者乃不在丞相大夫而在長孺何也唐楊文貞之始為秩宗為太常也一丞郎即爰立之命下而嚴貴如汾陽橫怙如黎尹為之貶損而恐後又何也此則地緩而人重養深而得逸之驗也吾持是說以求今之人而得吾汶上吳公者始吳公為都御史撫真定皦然持三尺提衡吏民貪墨望風而解綬去者不可勝計持論抗當道少所牴牾即飄然自免漁樵於山澤者十餘年海內之士思一望見顏色願為之執鞭而不可得屬

先皇帝有所更始謀之鼎鉉悉召用諸耆碩吳公始幡然起佐御史甚遷為吏部右侍郎是時江山毛公為左侍郎

先帝不以余愚無似使待罪二公之間相與旦夕講求所以無負藻鑑者二公亦不以愚無似而惠教之



隼州山人集卷之五十七  
驩然得也。乃降慶之春正月，毛公遷南京吏部尚書。又三月，吳公復以資及遷南京禮部尚書以去。尚書八坐大臣，固稱尊重於故，而禮部則於職稍以簡。由北而之南，則又稍以遠。不唯余之愚無似，以不能事公旦夕為恨，而朝之大夫士意若輕去公於藻鑑之地，而緩收其益者，嗚呼！亦復有以儀表之說為天下賀有吳公者乎？夫南都主上所倚腹心地也，其賢薦紳先生居恒傳節義譏說月旦，乃吳公至欣欣笑諸叅佐而下貲郎入者，得無猶守苞苴錢通為乾沒乎？纓弁甲里之裔，得無稱平陽籍陰鄧漸臺其居游龍其輿馬乎？旁郡邑卓犖之豪，得無猶尚鳴瑟粘履黃金為游說乎？彼其軒軒自若以縣官遠卒無能難我不佞，竊有望於吳公之為長孺文貞也。夫霜霰發而瘴侵消，山有虎豹藜藿不采，其利益國家豈淺淺哉？詩不云乎：羔羊之皮，素絲五紕。公委蛇而過，毛公其以不佞之說進，不佞則姑為公居其勞者，相與交勉之。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九首

贈侍御洛陽董公還朝序

今天下稱雄重者獨御史而御史出獨按部曰代巡明代天子巡也夫御史威命靈爽若造物然其微耿通於人主之志固甚近而其所操攝下入於闕鄙則亦甚細然則所與天子共治理天下者非御史其誰哉御史所按部自司隸至荒服凡十七而又獨

舟州山人稿卷之五十八

二十一世紀堂



三吳為最重三吳之地延袤不能當天下一  
 而其獄訟期會簿吏獨十之二戶口十之三至賦稅  
 乃幾十之七三吳之錢穀日夜委輸於大司農水衡  
 猶之尾閭之受百川納而不復吐也縣官所以寄國  
 家之脉者獨三吳其所與決脈治疾者獨御史然以  
 不佞耳目睹記循理稱善職抑何微鮮也御史業自  
 以柱後惠文選爪牙吏擊搏大猾重足而立言有威  
 矣其至若伏鷲去若脫繼其大猾不待反旆而忘其  
 威他御史則不然曰吾庶幾以德柔之乎於是務削  
 其觚稜日夜謀所以中民之欲者其民亦相與謳謔  
 從吏之上以其欲中下下亦以其欲中上以沾沾一  
 時而已即不待反旆而忘其德夫御史之威與德殆  
 無所不伸而不能伸於其下之易忘而後御史之用  
 始困

先皇帝之季歲洛陽董公來按吾吳董公為名御史  
 久當理臺事臺之長雅以吳重推董公董公至未幾  
 而會

今皇帝即大位公奉璽書讀之歎曰天子創革大  
 政立綱紀布德惠即詩書所稱唐虞曷加焉顧三吳  
 腹心地所予租何厪厪也夫天子之澤不能不稍為



國用詘而黔首不被澤則大有繇今富民田至連阡  
踰畛而匿其贏貴勢家相依倚勢利為其業中豪瓜  
分其田以小其後其小黠附庸其田以減其供即國  
家有大徭賦固取辦於畸窮之馴民以次漁竭焉非  
天子所以嘉惠元元意也於是選能吏分道搜匿伏  
田諸以奸合者分之以奸分者合之所得田可百萬  
計自諸伏田咸出受徭役小民業稍稍蘇矣前是言  
當興吳水利者難其費莫肯應公復慨然曰水利不  
時興無所受蓄洩安所望歲且縣官亦安能歲賜若  
租乎於是與今中丞林公合策推臺餘錫募民當受

水者濬治諸要害河次第就闢而民不罷凡董公所  
為計深遠類若此公不為煩苛條教責小治辦當百  
城吏屬公者亦不以莊聲沮色奔走趣公之外而內  
奮其精神檢策其行以求合于公公所按城邑小民  
晏然若不知及公去而大猾猶卧不帖席曰公固未  
去也公于威德不見跡其吏民不輕知而能不忘此  
豈可易易言哉今大雷電之於人至明哲也一不當  
而謚之曰霆霹霖雨甘澤也有時而辱名之曰霍威  
德至於造物而不能盡滿之一小民之口吾故曰若  
董公未易易言也不佞於公僅再奉顏色退而竊唯



公博長老於所聞當不爽而會公得代郡人徐禮部某感公知謂不佞當有言以贈公入臺屬

天子方日新於治諸公卿大夫修羔羊之操公所以廣大其志意為縣官培元氣惜人才開鴻昌懋明之業者功寧僅三吳已哉

送州佐蕭公遷守蘄州序

前蕭公為浮梁時則以爽介便吏治稱賢令矣而會旁郡大貴人家有所忤蕭公雖用高第入留省竟坐中之謫佐太倉守蕭公業佐守則曰夫舉人者例以傳舍其官而故帑尺一吾為吾計快耳豈天子所

與共尉撫元元意哉於是州多盜蕭公職賊曹率身先吏民益飭習比閭什伍之法而時扶其惰又以間布耳目行鈞鉅摘赤黑丸於掌中發之盜大惴恐無所容迸他邑去蕭公時時言邑子踐更者三五而代吾乃竟歲為官踐更也雖然吾得兼治他邑盜易易耳時有軍帥者職亦當治盜橫甚蕭公怒謂若虎而冠日耽耽攫人都市中何用治盜為且吾獨不得稱臧孫氏言哉蕭公乃數從上官白發帥狀竟坐免於是州人大喜願蕭公當為守會州關守蕭公則攝守過王子而語曰凡吾之難非佐郡邑之難所以用



吾佐郡邑者之難佐以長吏故抑而不盡見其才是  
為長吏掩佐則難佐不愛其才而盡見之即或以佐  
掩長吏則難今吾幸暫免矣吾乃有大難者吾為之  
長而使民不測其端是吾愚民而用之則難使民有  
以測其端民將由隙而入我則難上人有所為而不  
便於民而吾固持之是上代我受毀則難有所便於  
民上未及為而吾先之是我代上受譽則難吾務於  
民好而時於法有所操舍民得其好而上疑其法則  
難吾無所操舍於法而不中民上信吾法而民失其  
好則難事有所當豫而未豫之卒然而無以應則難

吾豫之幸而遇事不幸而不遇事則難子將何以教  
我王子曰守難蕭公哉即以浮梁令治治之民無不  
浮梁應也且難守者則未有難守者也蕭公曰善視  
事三日下教勅諸曹吏謹守舍毋輕出為所欲為吾  
以某日悉汝某事罪當死為日待汝期耳勅隸卒毋  
下溷吾鄉民民能自來勅役者以計次來受事毋居  
間居間吾重困汝勅賊曹卒乃公在不憂盜汝毋重  
為盜於鄉也蕭公不下堂寄三尺吏民之上而州大  
治屬島寇至嘯於海臺使者僅以一帑符下諸所規  
調兵食皆以諉蕭公蕭公故豫之第言某所伏餽可



餉某所伏金帛可犒以倉卒辦故事民當立睥睨間  
蕭公姑為定編伍甲約束曰胥後令夫敵未至而先  
困吾民即敵至而以困民待之皆非計也比寇退當  
事大臣計築城海上宿一叅將兵太倉民受役偏且  
直弗及蕭公上書大臣曰夫築城者業保障四郡也  
夫利均於四郡而勞擅於一州民不可愚使也今歲  
荒見食無半菽棄父母之養以日胼胝版築而卒不  
得升斗之羨愚以為不死則亂大臣恚切責蕭公以  
代受譽然竟無以奪之役稍稍寬半得直矣蕭公攝  
守久民且以為真亡何真守至蕭公仍故職益勤勵

以治辦聞而吏部臣亦自賢之擢蘄州守蕭公復過  
王子而語曰不穀日虞簡書之及以為遷吏蓋乃今  
幸免出治蘄矣子卒何以教我王子曰異哉蕭公之  
所虞難者時及焉然蕭公益亨無害也夫以道而用  
才以實而御虛則何所不可今夫蘄故楚之嚴郡也  
傳雖稱其俗躁強然猶淳龐近古秀民彬彬喜學有  
鄒魯遺風詞訟五不能當吳之一賦稅職貢十不能  
當吳之一以蕭公才出五之一應之足矣何至復難  
蘄為夫蕭公號精悍勤事所操切間用權術至居恒  
依義節饒給議論工文章時或取逢掖士延禮之彬



身州山人稿卷之五十八  
彬儒者矣世所稱說儒士類多沾沾自好是古而非  
今濶踈事情視蕭公治不大逕庭哉蕭公行王子之  
鄉薦紳大夫以王子雅知公俾叙其言以別

贈大中丞武昌熊公撫廣東序

隆慶二年夏四月天子用太宰楊公等言以浙江  
右布政使武昌熊公為右僉都御史治左廣兵熊公  
蓋未之浙江任云前是倭事起東南萬餘里城大小  
以百十計無不中倭者倭最先吳則先弭稍次越則  
次弭又稍後閩則後弭最後左廣則最後亂未弭蓋  
廣多山峒徃與吏民犬牙而居諸海舶亡命者陰結  
之為內主而海所際西南夷占城交趾暹羅佛郎機  
大國以十數為外主緩之則諸舶散而蠶食我迫之  
則結而與我鬪不勝而更迫之陸則陸走峒迫之水  
則水走諸國其聚若蜂其猛若蠚出沒若風雨雖素  
稱老將晚立事者角之智勇皆竭而靡一時用事大  
臣笑以為不更張之則不調於是折兩廣總督文武  
大臣而二之俾各以其一顯精治左廣其武帥則郭  
將軍成而又益以右廣俞將軍大猷又留故湯將軍  
克寬俾佐俞公三將軍皆一時錚錚偉出者也則又  
笑以為督臣拆而為撫其勢稍亞勢亞而智又均則



遲一本作遲似

無能以精神伎力聯三將軍而為一而成遲臂使指之權於是不得不舍其舊而用熊公熊公者故吳治兵使也自公為州大夫稍遷吾郡丞進治吳四郡兵為食為副於憲首尾倭事者十餘年蓋倭亂弭而公始去揚都督尚英亟為其言不穀茲欲賀熊公夫所欲為熊公賀者賀熊公晚而始獲遇天下之大難以難窘熊公而盡出其才賀國家能用熊公賀左廣自是有天夫不穀少而以裨將事熊公又辱收為僚嘗竊習公朗爽愷易平居恂恂不出口遇大事震決斧斷治務鉅體不苛細而其任人即几履必稱任盛夏出兵士若負霜雪而片言之拊循冬則挾纊往南沙之役當事者不勝躁以其軍啖倭熊公持重力爭得不敗凡公所決策小笑則小勝大笑則大勝後先獲首虜數百千而不自言功且郭將軍者嘗以別部從熊公固習公矣夫將相和調則士豫附以熊公之賢挾郭將軍又益之以二將軍左提而右挈之知其無難寇也某乃言曰固也子無難廣然獨不聞之書乎知人則哲安民則惠何慮乎三苗夫左廣在漢時固尉它地也尉它王南粵七十年其民不復知有漢呂嘉相王三代七十年其民不復知有王其曠悍猛銳



礪爪距張頭目足以扼漢於陽山之嶺而漢以路衛尉楊主爵一旅之師不待巴蜀罪人夜郎兵下牂柯而所抵朽拉爪分其社而郡縣之且更數世而惕息莫敢首事今左廣以二百年版圖之人民當天下全盛而蝟發莫能治諸老將至智勇俱困何也漢得人而易也今天子赫然用熊公公其人矣子無以為熊公賀為天子賀可也楊君曰善其乃又言曰子習熊公乎哉不知熊公之習子也甚寧舍子也楊君憮然有問曰唯唯否否夫左廣而靡熊公不殺何所藉手左廣而熊公公優為之矣無所藉不殺矣

送孝豐吳公之蘇倅序

隆慶之二年冬孝豐吳公貳吾州僅七月而遷吾郡倅前是吳公為建寧司理超焯以高第旌入郎儀部諸儀部郎稱多才名士顧獨推吳公而會有所嫌忤前御史大夫前御史大夫為言之吏部中以事下遷為吾州貳吳公至屬關守吳公遂攝守吳公日晏坐堂皇召諸吏以某事某事次第受署即無敢論有所下上或稍緩其急者而急其緩者冀因緣為姦吳公至則發擿之吳公扶吏不過十然一左顧輒屏退惴惴無人色其聽訟不待悉兩造而剖各得意去即被



吳公法欣然曰吾故不敢以倖望吳公庶幾公寬之耳州當歲定賦吳公攝守不三月為定三歲賦曰疇寬畝而瘠疇減畝而腴疇商而實疇匿稅貴豪吾能司知之毋擾擾昏夜居間令乃公借行法也吳公間為具召諸公飲諸公亦以次第奉酒日治飲相得懽甚當張飲時人人意益舒若不知邦大夫既罷酒輒戒其子弟戚黨曰吳公待我厚何以當之若曹幸為戍守吳公法使我得終事吳公何若吳公以嚴愛諸公故益得吏民情時有所按舍出意外中豪家殺十百里人若一吳公臨之強飾自勵為善後吳公

雖佐守不在攝而州大治公既遷臺使者大脩治水  
利意欲以屬吳公一不敢言吳公慨然曰臺使者重勞我我安能為吏民父旬日筋骨乃出舍河上第令一胥號諸鄉三老曰公在河公在河三老則大驚先其子弟奉畚鍤雲集弟旦夕事事曰公為我治水得望歲共縣官賦安敢入勞公不旬日告竣於是吳公當之倖任而諸公嘗從吳公游者前為祖顧謂不倭習公兄中丞先生又最游于公當有言不倭蓋讀漢宣帝紀稱其綜核名實錯用法理而趙京兆廣漢首以銳精應之一時聲赫赫冠天下然不能深中帝心



而其所尊寵者乃在龔渤海黃穎川彼其敦本節嗇  
興教禮義意若欲緩收吏治之效而不盡用其才其  
民之應之顧不後於京兆而思以心報二公何也亦  
可以深長思矣宣帝尊寵不及京兆班氏傳循吏首  
二公雖未盡倣經術亦庶幾合之吾吳俗剽輕多詐  
以繁麗爭雄長太守蔡公力欲勝之於道而患寡與  
合者往吳公佐吾州蔡公不以屬吏視公日相與談  
甚適今吳公晉而佐郡獲從蔡公共笑一堂之上所  
以回易觀聽而成吾郡於仁讓者寧有涯哉不佞竊  
從諸公竢下風若倅務公固百優之無所藉不佞言  
矣中丞公字峻伯與公之先王父茗源公俱嘉靖中  
循吏也

送浙江右布政使華亭莫公予告序

浙江右布政使華亭莫公言臣不幸有狗馬病願乞  
骸骨避賢者路上為下吏部吏部持之曰是

先帝以詔起者也而賢不可莫公則又以病篤請巡  
撫都御史谷公為言莫某誠賢顧病不任劇唯

上幸哀憐之有以全終始按故事藩臬大臣非有他  
故而乞歸者聽以九卿秩歸養莫公於格宜遷詔復  
下吏部復持之曰莫某誠病顧賢也而且才是不可



以歸狗也。聽仍以右布政使。即家治病。病良已。有司其具狀聞詔曰。可。於是莫公度已得請徑歸。而公之鄉人宦於浙者。俱來謂不佞曰。莫公豈不誠難進易退者哉。當嘉靖中。上留意文采。夸飾治道。而公用推為祠部郎。日治禮樂章程之事。駸駸貴矣。已而力請外。請外而得督學使者。使者雖稱外。則又貴公。一旦而遽乞歸。而收精藏明於牢搔閭寂之鄉。二十年而中不動。一旦天子采公卿諫臺議。召公田間。不三載而屢長外藩。蓋步武卿相矣。公復飄然舍其重若脫屣。而究於嚮所謂牢搔閭寂者也。則誠安之矣。如莫公豈不難進易退。大丈夫哉。不佞世貞曰。唯唯否否。不佞日者幸於公。以杯酒侍從容言。先帝輕於舍而重於用。天下之人才。急於得人。主人主獲操其急而擇臣。

今皇帝輕於用而重於舍。人主恒急於得天下之才。故人臣恒操其急而自擇。若吾儕者。亦可以自擇矣。莫公曰。惡。是何言也。人主為天下而用才。人臣為人主而才用。以兩交濟也。非以兩操急也。故夫人臣用而有所不敢輕用。退而有所不敢輕退者。分也。非有所前主也。日吾之得請於



先帝也屬太夫人老而貴陽越在萬里外意不欲借  
竊以為人主不一臣而太夫人僅一子吾得請而男  
未女曰以奉太夫人里胥號吾門而呼吾役而如弗  
聞也者吾之友介者以為快而達者以為固而如弗  
聞也者臺使部吏剡交馳於朝以薦而如弗聞也者  
吾知有太夫人也太夫人固以天年終而吾奉

先帝命特起數更大鎮齷齪無所効為念而安敢治  
其私且夫人臣既以棄其身而復自擇至欲屈

天子之重以成吾高於分何取焉不佞謝失言更兩  
月而視莫公病而莫公業告歸也不佞請曰如嚮語

何莫公曰不然也吾病度非可以旦夕已而旦夕有

專職天子之祿不以共吾職而共吾疾甚愧吾以  
口計祿而不以力計職甚懼病則歸不病則不歸吾  
終始臣職而已故夫莫公之得請於谷公也不佞實  
將辭焉公非專於難進易退者也公純乎為人臣子  
者也鄉之人廼謂不佞曰信乎吾子言莫公病良已  
有如尚書下尺一以國家大計迫召公公能遂晏然  
已哉

贈山西按察副使京山李公遷浙江左叅政序

當



先帝朝余與京山李公後先守尚書郎也而李公出按察僉事於浙島思暴從浙起剽郡邑甚勁李公當行部而馭者難之李公顧叱曰前而難我也耶我固非我有也時上幸臣文華來視師所培擊勢更勁於寇左右謀以李公當自為計者李公復叱曰爾且復難我也丈夫顧義何如耳死敵死權庸異乎李公所不能視餐者若而旰所自甲而達戍治書獄隄不交者若而宵所謀野而不蓋宿而不具下陳者若而寒暑所拮据於旰宵而寒暑者若而年斤斤焉繕儲胥習擊技稽軍實剔官弊祛貪痕其大要為浙士民

請一旦之命於天子即步武利害弗恤也李公所覩浙士民而不覩寇所覩天子之職與德意而不覩天子之幸臣然所謂寇者則已攝公稍解去而卒不能勝其幸臣至坐飛語不稱當調父老子弟相率而環公以請者數千萬人枳車足不得發曰公柰何舍我李公霍然而悟曰去之吾獲我我乃者復吾親有也蓋公父大夫公田居亡恙也當李公之歸省也日飭治髓旨侍大夫公間則從故侍御王時育游甚歡侍御者故嘗論亂權相嵩忤旨貶人或謂李公是權相方與幸臣比周而盡上公不憂跡耶公笑不



顧游益歡居七年幸臣敗中外爭推轂李公賢以為  
用之晚而公殊無意出大夫公謂李公吾食肉躍馬  
如少壯時若生而詛我以老耶且不以時榮貴我而  
狗匹夫之小孝胡冀為李公不獲已而從太宰銓得  
僉事山東已叅議河南已又憲副山西也李公官日  
益高又獲以河南封大夫公賜金紫而公之子維禎  
成進士讀中秘書矣會予起田間錄浙左叅稍遷長  
山西憲與李公相勞苦往事久之戲謂公曰居久無  
意浙耶不佞之有事浙其及公父老可半在壯者或  
老矣而德公如一日公謝曰有之不穀之以浙為媿  
也而勤士民思不穀則何敢忘居無何予移疾歸里  
歸之二月而李公遷浙左叅實予故官也公當行屬  
其僚袁公輩曰是必需王子言以行袁公走使四千  
里謂王子強為我言夫李公之所倦倦不釋余者豈  
以余嘗一居李公官熟浙事耶不佞即熟浙事何所  
加李公即不佞旦夕思一二有所獻李公且笑以嘗  
優為之雖然亦猶有請也夫和緩之治一人脉可無  
再診矣一疾而更一診者其所受與所理後先異也  
公之浙去公十五歲餘吾乃者窺其民不虞寇而虞  
縣官之煩賦與豪石之侵蕪不虞寇則其武備日益



集州山人類稿卷之五十八  
十五世終堂  
弛虞縣官之煩賦則其民大小益併困虞豪右之侵  
兼則小者重困不佞嚮固念之而未有以計也李公  
行矣不南走長山道即北走檇李父老子弟相率而  
逆公者持公鬚曰上幸復用公神明不衰度有以  
重生我也其以不佞言質之夫李公之不為黃次公  
則余信矣

送按察副使巴蜀鄧公遷任福建序

往余佐浙藩也而今副總兵王公某寔為叅將嘗以  
間偕受署於大中丞谷公時廣中島寇急詔閩帥以  
師夾擊之谷公諄諄為浙東西虞也數策余余謝不  
敏則曰今島寇方蹂廣閩次之然閩最為急夫島寇  
乘風汎則趣閩南蹂廣而不利則趣閩北蹂浙而不  
利不歸島則趣閩夫閩島寇之衝而浙與廣之要害  
也我浙東之師重而島寇來頗輕寇不大訶浙東浙  
以西可高枕寇不大訶浙西江以南可高枕非江以  
南之師重而後寇輕勢有便不便也谷公收余策而  
居無何閩帥與廣師夾擊大破獲寇首虜數百千浙  
西有一二餘皇我師軍之悉殲焉由浙而西江以南  
烽燧之灰不燼谷公聞而後喜可知也又二歲余以  
憂罷晉臬里居王公遷為吾江南帥而會按察使者



巴蜀鄧公以治郡第一奉 璽書來飭兵備鄧公職  
庶察綱紀文武大吏惟四郡一州十八邑之赤子而  
乳哺之然其大指要以明斥堠練軍實裁冗費抑貪  
朘為急所規畫建白井如也俄而鄧公用故節移監  
閩師王公蓋過余而歎息曰天幸昇我公為吳民主  
不穀庶幾觀厥成焉奈何復奪之去而使不穀踽踽  
涼涼也余謝不敏則曰固也為谷公言之矣夫居平  
而擇 天子腹心膏腴之地則江以南重臨難而思  
用武之地所以扼寇吭則閩重曩時廟廊之議以居  
平而重江以南借鄧公來一旦回慮迂顧思折衝於  
廣粵之交而隱然長城上游者是安能舍鄧公哉蓋  
余竊窺公所規畫建白若明斥堠練軍實裁冗費抑  
貪朘不踰時而井如也又夷然而不動聲色夫鄧公  
固無難江以南矣於閩乎何有即閩得鄧公鼓舞甲  
冑之色而奪島寇膽寇惕息自匿不暇安能陸梁於  
風濤埃烟間由浙而西江以南獲高枕者靡非鄧公  
遙障力也鄧公行王公介予言為贈公行矣有如  
人主竟重閩鄧公奏三至之捷而拜大中丞如谷公  
者王公亦且秉斧鉞而從公後哉

又



按察副使巴蜀鄧公以湖廣節奉 璽書來治吾吳  
中四郡軍事公至則躬按行海戍以時延見文武吏  
士訪問利害便苦甚暫為七事上幕府大要欲兵損  
而足於戰賦損而足於餉列將損而足於控守地損  
而足於要前上事或報可或否竟之無以奪公而公  
所最銳行者覈民荒地予稍近有力者免其稅使就  
佃俟其熟而稍徵之業已就緒鄧公不為嚴聲色以  
厲其屬不為浮吏詞以取悅而所屬即墨舞文吏士  
豪見之盛夏若負霜雪庶醇吏民就之如勁寒而暴  
春陽遠邇翕然謂公居職自稱即數十年賢大夫亡

踰者而一旦用福建節去監其軍報至邑之士民與  
野之父老子弟狂走叫呼失次曰 天子畀吾吳鄧  
公將以大造吳而公柰何輕去我則又內自疑曰  
天子遽遷公才之耶即才公何以不右公秩也且閩  
與吳孰重吾吳四郡穀粟金帛之賦日夜灌輸於京  
師而不已吳賦十之閩賦一之縣官所悉也柰何輕  
去鄧公於我則又疑曰往者縣官米給事御史言下  
久任令前使湯公當遷者數特加中二千石秩仍領  
事又三歲而後遷今鄧公不數月而遽移何湯公之  
久而鄧公之速也夫為令而自格之何也相與聚而



質諸薦紳先生薦紳先生曰唯唯否否子之所以疑固也然縣官寔才鄧公而急閩且子不見夫和扁之於疾乎諸以疾來請者曰腹心曰手足均受疾也則藥必先腹心而後手足切脉按氣得疾之源乃不在腹心而在手足也則亦先手足急在重則先重急在輕則先輕故夫緩急之勢出而重輕易今閩誠手足也然以其赤子之地當烏寇衝赤白之囊日夜上急尚書至捐它省之賦以予其卒朝奏功而夕報封賞絡繹道路也吳自壬戌而後靡星昧之燧以干疆場

夷

天子固高枕而受大江以南之計夫安得不急

閩謂吳安湯公也者則徐之謂閩需鄧公也者則速之且也鄧公之不遂右秩以資乎固將有待也夫劑緩急之勢持資審望類能而使人者縣官之微馭也事不避難鞠躬盡瘁者王臣蹇蹇之節也於是諸父老子弟聽然而釋竟愀然而不憚也曰辨矣子大夫之言然吾儕終不忍舍公諸薦紳乃授其言王子使叙而為公贈王子曰讀鄧公所規畫諸策豈唯吳足治哉固恢乎其無難閩也前吾友汪伯玉之監閩師耿子衡之以故秩移上谷也不旋踵而建中丞之壽於其地余為閩督得鄧公且為公賀得閩矣



送大梁王公汝平入副客部郎序

始王公令崑山甫決歲而有所不悅於當道也吏民則相率狂走而請太宰格其章不下矣王公滿三載最當遷為京朝官吏民則前驚曰公得無舍我去乎或謂前太宰王公於王國有連不虞宗正條耶太宰以公之宜崑山也超拜常郡丞用五品章服仍故邑居二歲許邑益治而所連王國事亦竟白宗伯夕以事白請報可而今太宰詰晨以除目上王公遂得副禮部主客郎郎丞美除也主客郎又郎美除也其吏民且喜而驚曰吾邑遠縣官所三千里外乃能悉我

公治狀而驟遷之國有人哉雖然公其舍我去矣吾不能重留公以為吾父老憂柰何不佞竊嘗聞之諸公云吾邑地故上饒自有倭警稍稍稱瘠王公來而民之亡歲者一大水者二然其人不流徙獲以其暇治溝圩亡何而瘠者腴矣去公之前售田者不滿五鐸今而上直二金最下亦一金且倍鐸贖矣長賦者以歲數率破家當王公來而賦長完所部從妻兒社飲黠者或有奇羨夫里役訑訑步入邑受約束畢罷輒謝去曰吾亡所甬若也當日直行牛酒饗過客曰吾不能以吾民饗過客且止矣梗陽大夫之獄不能



決者以屬公片言而剖曰去之母復溷獄吏為吏杜  
邑舍聽受爰書手無所上下矣胥隸之疇曩鮮衣而  
盛氣叫號於鄉者衣懸鶉且鵠形矣王公以間過從  
搢紳先生則靡不歡然奏情也公亦故自弛曰柰何  
以酒間禮苛責豪民者乎然至薦紳先生居恒相勅  
即王公過幸我不可以燕見而居間有所解公一變  
色我輩安所容既而又相慶謂異時中丞御史爭構  
會吏民令相告由口以為俗民多怨讎獨不能犯王  
公界噐訟之徒毋論中丞御史所指屬公探得其主  
名大杖杖之立解今雲間去吾邑不百里而逝士大  
夫能復具衣冠坐令舍歸與妻子食新稻飽乎吾安  
得嘗事王公也夫王公有德於士大夫吏民若此即  
遷去安能舍公吾邑遠縣官三千里所悉公治狀而  
驟遷之日吳關守則胡不移丞為吳守以徧惠七邑  
也不佞獨曰然歟否否夫類能而器使官人者職也  
文學政事偏至而備用之兼至而兼用之此所謂類  
能器使者也說者謂漢文時天下幾於刑措號稱極  
治而病於謙讓禮樂以為有君無臣蓋河南守吳公  
治行第一而其客賈生用才舉數干上以正朔服色  
之事而不盡行吳公不文而賈生不試吏則兼至之



器鮮也。且而欲以一邑之政盡王公乎。而不聞大梁有李獻吉高子業者。王公繼之。其文聲隆隆起矣。太宰以政事留王公。而以文學召之。此其所屬於公深也。宗伯諸曹職禮樂。而公郎主客主客典治四夷朝饗之事。今五單于解辯請正朔。南越授首要荒之外。梯航重譯而來貢者。不可指數。太宰方進燕上相。王公所旦夕參佐以興禮樂之治者。其効寧獨一邑而已哉。王公行。不佞與從父老攀卧之後。故次其言以為之序。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八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首

贈大中丞潘公時良序

天子往即家起大中丞潘公也。蓋河告決矣。先定嘉靖末。河決濟沛間。潘公以中丞節佐朱大司空治之。河一切復故道。藉漕止害。而至是河患稍南徙。決睢寧。緒其陸。輕舟從下決。而北者曹家口至沛之直河。緒為平野。淤漕艘九百六十。糧四十萬餘。天子悼





河功之不成。臣宵旰衣食。諸公卿大夫。旁皇深思。和  
瓠子之歌。而漵公以故。歸來。滄事至之日。即召諸司  
道大夫計之。或謂故河卒不可復。宜因睢寧決而導  
之者。公曰。不然。夫避難。趣易。爭一時之便。而畧其害。  
非長策也。快於襲功於身。而遺艱於後人。非純臣之  
節也。故河見以為難集功耳。吾不忍苟趣於睢寧決  
以病來者。於是議復故河。河有神最靈。公移文責之。  
神見夢從吏曰。為我謝潘公。方陰翊若力。柰何責我。  
公為具一少牢以謝。當是時。決口凡四十餘所。計以  
土舟或篋石塞者。即不能既。淇園之竹以捷。而公獨

曰。語不云乎。塞長茨。兮湛美玉。神饗我一少牢。許我  
矣。吾今而得所以塞者。伐河柳為骨。而草衣之。土實  
其中。大者圍徑二丈。繩巨絙下之。口立塞。益調夫。傍  
浚深廣。逾於舊居。一月餘。而河復。公方益調夫。治茨  
具不休。無何。雨大作。挾以巨颶。黃河之桃花水來。已  
山東諸泉來。嚙隄口立潰。公方病背疽。小間。裹創出。  
拊循其吏士而厲之。亦會所調夫。具方集。其決口就  
塞如故。又月餘。麥黃。水復以風來。公先吏士。按行隄  
所。與水力爭。得不潰。至六月。而奏功。凡用役夫五萬。  
水衡金十一萬八千。所浚河以丈計者萬六千二百。



有奇策捍提以丈計者四萬三千二百有奇其所浚築深厚再倍於故河而費半之於是諸司道大夫馮君敏功張君純輩方思所以侈大公功立石而樹之永永而會公持議與勘河給事左脩漕課用浮議擿公罷去諸君不勝念走幣數千里乞辭於不佞以重公行謂不佞實習公故則諸君之言曰甚矣潘公之不易也日紛紛建策時幾於築室道傍矣公排群咻而身任之覲究利害曲盡其巧以與河力敵而卒勝之迂思迴慮逆待其變變至而若素大於收功而約於較費夫縣官安能二三潘公而輕棄之也漢武誅匈奴平蕩滇越遼蜀固不愛通侯之賞而亦重脩其爵大者抵罪小者奪爵而所任汲仁郭昌鄭當時不以河故而少貶其秩乃至親臨祭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功成而歌咏之蓋真見夫治河之艱於治邊也

今天子坐法宮不動聲色而五單于解辭彼豈亦弁髦一河而所謂厓宵旰衣食者以未悉潘公則可夫豈遂能輕棄潘公哉潘公乃謂勘河給事實知我我髮且種種矣安能為吾病疽而日夜行河隄死矣而幸愈不死舟挂觸樹杪幾覆身半濡死矣而不死給



激一本作輒為

事今授我以身而逸我以太湖之畝也吾安所不偷  
快也雖然令尹子文不以三仕已而動喜愠舊令尹  
之政徹以告新令尹孔子予之計公所以語代公者  
亡異子文矣公即歸天子思公再起再効旦日尚  
書被尺一趣召公茗雲間公亦安能竟辭玄圭之錫  
哉

贈吳叅將遷江北副總兵序

世之言搢紳介胄士徃徃不能持衡而相為用今夫  
四封之裔陽寄命於介胄而陰操權於搢紳者何限  
也故天下見而形以為有事已則材將重稍見而形  
以為無事已則材將弗重大司馬據考功令行黜陟  
將見材矣而它重爭之則遷將急即見材矣而它無  
所更重則遷將緩緩可以窺無它重不它重可以窺  
無事形然而淺慮者樂其形而深思者虞其機謂其  
未足以摧將志而弛邊守若夫材將則不然重而不  
挾其所為重不重而毋失其所以重緩而時養其所  
以待乎急急而不驟奪吾之緩不倭世貞家東海上  
束髮而窺用事臣所以待橫海諸將軍輕重緩急之  
態若一乃後先橫海諸將軍所以自待者未有稱也  
蓋晚而始得今叅將吳公云吳公產中州起自百夫

舟州山人稿卷之五十一  
三  
世終堂  
四  
世終堂



長非生而習戰陣與挾子侯舍人之素也。一旦擁輕騎，手縛萑符之魁，奮身從戈船下瀨，出沒於粘天浩汗中，視以為若策駒駘康莊者，數戰而數鹵首獲生，以捷上。當是時，縣官方外急寇，而內重將以故。吳公得婁，推移至帥閫，為溫處恭將。而久之寇警，漸以弛。吳公亦僅移吾地。當吳公之移吾地時，後先開府大中丞見以為無事形，而臺使者從史之，諸所以議減削士伍者，非一狀大指不欲使兵勝食，而郡邑守令理官負其指，睨天而延武吏，罄折唯唯，謹一言不相當刺訶隨之。公獨行意自若也。凡所建白，上記開

府臺使者務精詳其目，不敢以銷兵解曰。即一旦緩急，何以應之。吾支梧朝夕易耳。吾不欲以難貽後。吾者接見郡邑守令理官，亦畧如平常。曰：柰何使我僕僕，謬為恭謹少年前乎。且也不欲以吾一官易吾體。蓋吳公之為叅將，前後積數年，不調當為大帥者，再輒報罷。公方出，夫人簪珥市牛酒饗士也。曰：使吾推金長安道中，毋寧推金帳下士乎。然公所蒞以威愛稱，其廉介之操與恬靜之行，即開府大中丞臺使者不遽悉之。徐而得之，吏士老稚之口，彼見以所建白若逆耳而無以易其笑，見以無加禮若刺目而無



以易其守固未能一心曉愛之未嘗不騰書推吳公第一而大司馬按資簿酌以考功令亦竟不能終後公矣今年春淮揚以副大帥缺請天子進吳公秩奉一疊書往公諸部曲某某等不能忘公恩謂不佞世貞實悉公宜有以光顯其行不佞謂今副大帥不為重公也耶西北護帝鄉有陵寢在稍東扼漕綱天下咽喉之地南據留京之上游而介然一幕府當之即江南稱肺腑宜不足比數然謂縣官果急副大帥也五單于解辦奉正朔南越授首海不揚波者數年于今矣世固以見無事形於士伍時削而不時益乃至於大帥或罷而或留非真有所急也吾所以謂吳公者前固云重而不挾其所為重不重而毋失其所以重緩而時養其所以待乎急急而不驟奪吾之緩公固饒為之願毋忘之而已

送太倉州學正李君之南寧推官序

李子之司教吾州也實用天官選人第一云居八月所而超拜為南寧郡司理故事選人由鄉貢拜司教者稱署司教某率以秋比之八月聘主省試明年應南宮試取第不第而又久之序遷為郡邑長佐六館師即無以八月所遷者而李子之來司教也御史劉



寔擿之俾轄四郡肄業諸生而僅以休沐歸延見故  
弟子攷問學業談說經義時務懇懇然不能以旬日  
計李子行而弟子某某輩惘然若失其恃怙也為歌  
詩頌美之未已又相率而乞言於不佞以為行李重  
不佞試問博士弟子昔子夏授經於西河之上趣而  
受之者即家家焉因而成市陽道州為司業七年遷  
刺史諸生詣闕而請留者數百人凡此固其師之美  
與所稱誨不倦者乃以久故今李之名為司教者八  
月所為弟子攷問學業談說經義時務者僅半八月  
何以得此聲人人也諸博士弟子曰然歟否吾師

取于疑當作賢

乎吾師乎束脩之贄杜不令面以為它博士先其有  
所誨迪也剔擊腸剗肝腑唯恐其有隱識也獲片善  
揚之唯恐其未竟也獲不善悛悛焉誨之唯恐其弗  
革也已匿之唯恐其若傷也不腆之奉不足以共伏  
臘而諸弟子即不幸而有疾病不諱於我乎資亡問  
券也下帷之日指授屬文乎自行酒漿脯糒取諸其  
宮中而用之亡問供也諸弟子即不幸而不能以八  
月留吾師人蓋一嚴父慈母驟得之而驟失之能無  
惘然悲思哉不佞今而後乃知李子所以得此聲人  
人也縣官念荒服之外與我共此民者其郡守倅理



按名在恐當作  
名明左傳語

官乎迫欲遴真才而治之又迫欲見李子才故八月  
所而奪我州司教以去且南寧非古所謂邕州乎哉  
南逼欽欽隣為交阯北逼羈縻溪峒界至不能各自  
儂智高亂蒿棘閭井以勤王師四百年而稍稍蕃其  
蓋育顧聲名文物時有所遜焉而錯獠獠於四境之  
外內夫以秦之疆而其中戎約也曰秦犯夷輸黃龍  
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罇蓋猶欲以柔道來之而不  
能禁今縣官至治累葉威無所不加要荒萬里外奉  
首三尺恐後此其過秦遠甚李子以博士高第奉  
天子命用理官臨蒞之寧敢有越厥志者哉乃不佞

恒

願季子母純用三尺濕束之亦願毋以羈縻例視之  
也惻恒惠利誨養之意所以驗於州弟子者時損益  
焉俾其誠流通於法中而恩時出於法之表遠方之  
氓含齒戴髮不自異孰非弟子哉陽道州日熟二斛  
粥與饑民共之不勤催科屋屋乳吏耳無足礙也蠻  
夷猾夏俾咎繇作士明五刑於方迓之間甚或有苗  
弗格舞干羽於兩階不亦迂濶事情哉然以之格苗  
而賓蠻夷若取寄季子淑問身臨蒞其郡郡有咎繇  
矣博士絃誦餘業亦何謝干羽稱舜世也故季子行  
而不佞承諸弟子意為叙之若此乃其博識至行卓

許州山人稿卷之五十九



犖嶺表則戶部郎黎生禮部郎梁生數數為余稱之

矣

贈兵備副使廣平蔡公遷督山西學政序

往吳郡守闕 詔即家起前守廣平蔡公任之度蔡公已至吳則遷為按察使者下壘書兼督晉陵雲間京口凡四郡而度公所治四郡業已效則仍故節易壘書視山西學代君守者吳君某及晉陵守某雲間守某京口守某合丞倅司理而下若干人俱稱公屬吏以不忍舍公故相率而造不佞之廬以請曰唯吾子之幸習公也敢微惠一言不佞既謝作而曰雖微

諸公之請不佞固有言也甚矣蔡公之德吾吳深也再為守一為使者不佞其守下人也乃又幸習公不佞蓋嘗聞之師矣夫子適衛既用富之而教之之旨看發於冉有而有弗敢當也其言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即夫子亦知之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今天下公庾墮私闔竭外不足共九邊內不足奉一人大司農日夜講究至白首而不得其畧宜冉氏之所難而顧易之大宗伯所掌治典禮奉郊社宗廟且又合古大司徒庠序造貢之職而為一雖最鉅盛典然循執奉經一有司足辦耳而冉氏胡刺



促自愧也。豈所謂禮樂者精神心術之運，必本於天德而所謂教化者鼓舞匡直之妙，不在於文具耶？今夫督學使者固號稱外臣，其於一方職，大宗伯也。蔡公始為吾吳守，蠲苛賦，削冗役，聘享迎送，事取成禮。它公私費一切減省，置常平倉，饑水旱不踰歲而田價增溢，二民之業艾而歸農，本貴末賤，歲課自集，公猶以非急所急者。吳俗訾薄，好靡哇詞，麗裝奇衮，工巧痛抑，斥之民強以為儉。公猶以非要其要，乃在立鄉約，尊禮讓，厚風化，彬彬師師，其良者庶幾革心。公又創立書院，萃衿髦之後，而躬誨之，俾以時進其業。

哀

而日強其志。公最後遷使者所任職簡士馬治戈船，脩斥堠，轉餉海漕，糾察墨吏大豪，所部治益廣，緒益繁。奏牘訊牒以百千萬計，邇者縷析遠者網攝，即有所掇摘，惴惴以為神。而公大指未嘗不在尊禮讓厚風化也。稍間進諸生談說經義，明心學，未嘗不諄諄乎言之也。公固不齷齪治冉氏材，得一旦從夫子，幾希乎聞四代之取節哉。統均者若窺得公之微而用公以試公禮樂教化於晉耳，不佞則故嘗從事晉諸生，守其師說，不能如吾吳闡闡詩書，然多樸茂木訥，任重道遠之器，况其地西南為唐虞妣氏故都，人文



之首近而河汾稱能紹明其統脩其業者世世不乏公一振德之其有益於世豈淺淺哉公行矣異日所稱大宗伯司徒合而佐理天下者始此亡所事一方矣

又

蔡公之飭兵吾四郡實用吳郡守最遷云而是時諸武吏雖目公良二千石然以寬平重風教得最聲又時時為諸生談說經義褒博儒緩意不欲言兵事公至則延見武吏謂使者謬從田間起踞諸公上幸有以教我已大闕差次賞罰不小爽顧謂某某日作某過某盜某餉某賂某貲賴而帥不時上不者惠文法立彈治汝矣諸武吏惴惴請死退而自疑所作某過即妻子不知何以得此蔡公也已按樓船將軍部士若干毋得占虛籍為斥堠若干某最要某次之轉餉以時給士不虛廩廩不虛士即部曲數百里外若旦夕周還公而其蕪無害者善為伍者勇前者咸各以其長進遠近徂寇盜優咸群蒲伏袒跣請效麾下顧其為諸生談說經義益甚而亡何詔下公仍故秩移督山西學政諸武吏乍聞之人人自失也曰公柰何捨我公實我父母而外嚴師我舍公何以免於臯雖



然我固疑公之遷也。乃好為諸生談說經義益甚。其稍慧者曰：不然，公固多暇。夫諸吏不習，蔡公乎哉！其布耳張目，手運神解，一諷不再忘，立斷不再剖。且子之敝甲彫戈，有重勞公屈指者乎？設策布筭，有櫻公思者乎？諸生誦法孔子，著為經義，根抵理道，秋實春葩，論議是非，凜若霜雪，決策得失，著筮鑑別，是固有以當公也。公今去而秉鐸三晉間，即盡龍門河汾之彥，衍圖書之指，下淇園之竹，以書之，曾不足當公一夜之閱。有如天子一旦委公長城，係五單于之死命，韓甲代馬，博採如電，憂札霆發，繁弱夏服，左右完片，公不為之欣然而色懌也哉！公又何專好焉？王子聞之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夫謂公專好文者，非知公好者也。謂公兼好文武者，非知公無好者也。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蓋孔子嘗辭於衛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其它日乃曰：我戰則克，至夫谷之會，以好往而具三司，馬奪萊夷之膽於立談間，而敵自服，彼其所教諸弟子，即粗而名之曰藝，有不具文武者乎？蔡公仁義成性，發而經緯為憲，萬邦夫豈有二道哉！且公之師帥而也，毋寧異於師帥諸生也。惻怛以將之，肅括以衡之，詳



其科條而寬其入曲成而不遺巨細乃其衷淵乎穆乎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已夫豈又有二好也諸武吏曰善請授簡為公贈

又

不佞嘗承乏晉臬預試事得以縱觀晉諸生之文厘厘守章句不悖其師說如西河弟子云爾其評隲前哲決笑時務務為剴切中窾不求華於辭以故造士之數視它大省恒不相當云既竣事獲以間陟太行西南望中條王屋之勝洪流淳來龍門柱之因以慨想唐虞之際聖哲彙起發為人文炳烺萬古迨于茲

今最爾之郡三四鉅公龍虎變化出入將相為世模楷士不在多要之實用辭不在工要之實體而已即令大江而南學士大夫樹頤頽決喉吻懸雅之指一揮而竟側理之帟者數十巨經細緯中宮諧商以與晉之藝角長而疵短誠不可同年而語即異時施之用吾未見其盡合也往者嘗以是說質廣平蔡公公首肯之蓋公嘗守吳再遷兵備使者於職無所不統而其大指在上臣之道欲以張吳文而棧撲其人材每得吳諸生文手之不置已條析其可否使人人極意去退而未嘗不盡其盛也曰令吾得一日顓師若



約之以禮而已無所事博矣既遷而督視晉學政而不佞喜可知也雖然竊有告於公詩不云乎如琢如磨夫以實則璞而已矣何所事琢磨為所為事琢磨者將以發其光而貴其用也今夫三晉之才猶璞也其幸而薦者重足以當天下半而歲收不能當天下二十之一則不幸而不獲薦者比比即毋論巨經細緯中宮諧商以與吳之藝角長而疵短司柄者執皮相而淪其輪困鬱茂之器能無重惜乎哉所以發其光而貴其用者是在公矣蔡公聽然而笑曰子嚮者固言之吾以晉誨吳以吳誨晉可也當公守吳日且報政而意有所不可遂投劾歸是時太倉守馮君某稱屬吏矣天子思公治効從里中起復為守而某守太倉如故公之遷兵備使者治太倉益習於公行念無以報德而屬不佞贈言故為叙其所嘗論隲云爾公治狀天下第一語具他叙中

又

世宗朝縱出沮格之法嚴而士大夫以三尺奉意郡國有司爭相趣為刻深而不佞嘗承乏西曹郎獲治京兆都官獄數抱案爭尚書前有所覆出不能奪尋奉命北察畿輔囚得以縱觀先後成獄不佞時有所



無冤民者而最後遷兵備副使治青州屬悍御史按部有所授旨而不佞不能盡承守令有所受旨而不佞不能無同異以故不佞所伸十恒僅七八而彼見以為十屈其二三幾用睚眦中法謫自余罷青州歸而伏里中而後愧悔之也夫民命大矣士守志大夫守官吾不獲伸其一即奉其一以去而何洪忍至二三為然竊伏覩諸監司即未有不為不佞者也居吾下而有所入吾不以為可一讞駁而問者如故狀再移案而它問者如故狀三移案而謗隨之吾持異而不能勝其同居吾上而吾有所出上者不以為可吾一或獄而見駁再成獄而駁加峻三成獄而怒隨之吾求同而不能勝其異則所謂監司者兢兢幸以亡害遷夫安見奉其一不伸而去也吾州有王生嘗捕一叛奴弗勝而搆訟奴結族之黠者要生於道而狙擊之又擊一病夫死誣之而會他邑令脩睚眦坐生殺人罪州民巷聚畝獵而相語其冤也薦紳大夫心知之目攝而禁弗出口也他治獄吏則據案施施受畫一而已無它逾近上則逾遠而不得其情故也一旦而當兵備使者蔡公立訊而立得其情脫梏拳出



金州山人卷之五十九  
五世餘堂  
之一移案而獄吏膽奪莫敢枝梧州之大夫吏民謹  
聲雷動稱蔡公神明朝上獄御史夕報可或謂公獲  
上信下所措置無肘逆者以故其辨王生獄若承蜩  
然假令公稍自疑或疑人而不能自堅於毀譽之外  
其又奚能快焉王生既得脫度無以報公而會公遷  
視山西學政乃來謁不佞請贈言不佞蓋三贈公言  
矣夫以公治吾四郡善狀即半歲所大小亡慮數十  
百條多用便宜行諸臺使唯諾唯謹而今乃毛舉其  
細者以為頌胡謬也是不然易火山之噬嗑君子以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其說曰慎刑如山明而不留如  
少君子之矧於刑而猶取法天地之用如此其重也  
蔡公乃俛及之夫賤臣下獄六月飛霜孝婦斃死三  
載大旱以匹大鰥女之微其精誠之感天地為之震  
動是尚得為細耶蔡公居最上最遠而遽獲其情此  
何稱毛舉哉且也吾所以重愧蔡公者公先為吳守  
垂報政稍失御史意輒投劾去留檄及於門單舟在  
於閭楓之外天追者塞於滄哭者沸地而公揮手謝  
弗顧也此所謂奉其一不伸而去者也宜其爾也

贈州倅蕭侯遷太湖令序

蕭侯之為五州倅也或曰是去郡倅而州者乎夫遷



客易仇貴。伍厭劇雅。飲待次不則。邑邑不聊。外為共謹而已。而侯獨否。侯所任催科。晨興坐堂皇。進諸鄉賦。長而語之曰。久勞苦若曹。毋所事常例也。則曰。吾姑為若限。限盡而賦舉不盡者。罪如格。則又曰。某鄉豐。豈非吾所急。某鄉瘠。瘠吾所緩。某鄉在豐瘠間。而謬當瘠名。時匿賦以累豐者。乃豐鄉之姦。心跳其賦於瘠。而互為利。吾已悉得其主名。若可與偕來受限。不者立痛杖。若併家破矣。鄉賦長。人人惴恐。不知侯何所得之。歸而語其人。則又大惴恐。相戒來受限也。侯取片語足賦於罷煩之地。而亡所事。敲朴則以

其間名鄉三老為談說。孝友忠信事。咸叩首稱。蕭使君不欺。我轉為其子弟稱說之不已。蓋催科而教化之意。藹如也。侯既用治。理流聞。轉署崑山令。崑山賦差重於吾州。而令責數倍。倅諸所取。給侯者非一。侯不動聲色。而一切辦治。邑大夫士暨其吏民大喜。念得侯晚。且曰。侯胡不遂真令我也。已又署長洲令。長洲賦又重於崑山。又最居衝郵。使絡驛道路。兩臺之檄旁午。遇侯輒立解。邑大夫士暨其吏民則又大喜。曰。何乃使崑山先之。侯胡不遂真令我也。久之真令至。至而吾州大夫士暨吏民喜又可知也。趣前迎曰。



賦世當作賤

還我蕭侯侯吾父母耳蓋一州二邑之人爭願有蕭侯不得分侯身而三之也亡何而侯遷為太湖令太湖地居僻非有綰轂之道以奔走郵置而為令撓其人戶視吾州六之一租賦九之一巨室猾吏省可十之八詞訟十之六七又况其俗夙稱尚淳質好儉約率性真直賦商務農故易於吾州邑什百於夫以侯之才三加劇而三加理其何有於太湖也居吾獨恠當事者口為久任之說以困夫敦實寡援之吏而別為徑以待夫巧宦若司馬安之流一名為臺瑣或衡地不待考而列九卿叅藩臬至使侯一令邑一倅郡一倅州再署嚴重而猶不離令然至於及物之德有真當於心而不朽於後者知必不以彼易此也夫以卓褒德之賢而三更令至老矣一旦而人主嘉重之俾位三公之上列雲臺爵通侯乃元勳若鄧吳輩猶不得而先之固國家所以勸勵師帥之典要亦屈伸之幾哉侯行矣不即遂褒德而有意乎甘棠之鄉吾尚能從舍中兒竹馬以待

送兵備副使咸寧盧公遷四川叅政序

始盧公之餘具兵備也定起自田野而吳搢紳先生習公者曰公故大人必能安我吏人於蹶踏齟齬之



中而祗席我則又曰是嘗握虎竹控士馬馮扶間當  
聞大府數四者或即家遷矣遲之車跡境不及怠遷  
矣又遲之集軍吏聽約束甫受計遷矣公至而吏人  
始敢有公也公於一切苛煩文法罷去不用曰何所  
汙我刀錐為而請興除利害者立却之曰興利興弊  
除害除美且吾詎賢於前十百君子哉請得以身備  
耳目者公笑曰吾推腹心人而何耳目也且是孰非  
我耳目也上好名民得以名中之上好釣竒民故為  
竒以釣吾釣上好察小猾以察殺之大猾故為愚若  
墮為之察而反避吾察凡此者非其下罪也吾示之  
實而彼始求入也公之持論云爾蓋盧公稱為備兵  
使者六閱月道路十之七其所提衡鼓舞不必求之  
名法比詳內而四郡大治守令奉職為庶平然不至  
虞退食曰免於操切毛鷲矣兵帥而下至埤堠長距  
躍興曰吾飽妻子之餘以餉士不至賂詞卒也訟師  
次且垂政業民顧其耒而嘆曰所得與訟孰安也公  
果以資重當擢叅省政而臺使者疏請得遂治四郡  
賦會已用臨川舒公不可遂進叅蜀省政以行吏人  
環其指紳先生而問曰胡奪公速也則又曰公輩固  
言之是不愈於甫集我曹聽約束而受計遷者乎猶



得延須臾以沾德化之及毋論弱者帖席而黠者革面矣第蜀越在萬里外與吳號畿輔孰重大司農歲入蜀賦一之吳賦九之孰要備兵使者護諸大校督東南餘皇組練以遏島寇與叅省委蛇政旬宣吏孰急縣官誠重吳要吳而急吳使者而又才盧公則胡不以湯公例處之也湯公者今撫鄭襄大中丞也嘗滿三載當遷而以臺使者言用叅政治兵使者事故云王子獨不然曰縣官非蜀重而奪盧公非必才公而畀之蜀也當天下安時吏抱簿程資秩而叙其遷者恒也資衡而有所急則望望衡而有所急則實盧

公望實精矣有如吳一旦緩急開府之地能無藉公而蜀亦安得長有公而已哉於是公之屬州馮守者曰不穀以職守奉兵使者四而最後幸在盧公下風夫豈惟無虞於操切毛鷲公實覆露我以出湯火不穀之拜公賜也實先二三子以及吏人也敢藉手一言為行李重王子謝不敏不獲敬次其所問對如此

送太僕寺丞永寧張君遷南地官序

余束髮而登朝則知故大司馬張襄敏公之數扼虜也虜中人懾公目為張太師云公歿可十餘歲而虜破躡石州時公有孫曰甫以公任為郎休沐還



里適陷虜欲迫之降誓死不屈虜問知狀咋指曰是故張太師後耶夜縱之歸天子高其誼為遷丞吾太僕以風示邊虜者而張君之丞太僕也蓋日夜砥礪攻駒事云甫三歲遷為南戶曹郎以去先是余以間過張君所縱說世事慨謂張君今論天下財力所從出姑畫大江而南北之則南困財而北困力夫所謂力者其最重非馬也耶今太僕馬歲亡慮十餘萬匹內以奉衛士而外以奉邊戍邊戍所得馬不能勞苦與寇角馳逐亡所用之而衛士得馬以便騎乘而巴縣官給芻費割以自共分鬻市糟啖馬馬不能飽而以醉久之則先其齒而老死矣馬所從產則責駒馬所寄秣則責肥甚至家破而人繼之然豈獨馬今江淮歲漕粟四百萬石悉以予衛士食而餘粟盡令入白金共邊戍夫邊戍者猶曰能報干戈以為儲胥捍而予衛士食譬之搏雪而塞衝何所取功焉然是二者見以為固然而無能有所變也幸而為縣官衛士則日芻豢之而彼不任德不幸而為縣官民則日魚肉之而不敢任怨者此何說也張君拱手而謝曰公言大非其所與聞也即某治馬不能亡賦賦能不為賦累共賦者而已夫使某為贏取以損償必不為



使其稽故以期累必不為今者獲用治馬從公後三  
歲而不羅道路之咨則竊以一日得治賦亦如是而  
已余乃嘆曰夫卜式有言治天下者亦若牧羊而已  
今君去而郎者不南戶曹也耶凡東南職貢之入所  
不藉而北者即藉以南而君又時有寄委譏推督攝  
之類比比焉然病莫大於羸取稽故者君故絕不為  
之則已思過半矣今馬辛稍足詔賦其賈藏太僕太  
僕有餘藏而民不甚困馬漕比時至大農告陳陳而  
歲亦不至厲民藉令盡如君者而丞吾太僕郎戶曹  
又安至如吾鄉所憂哉君行矣勉之

人主察公卿子有材器能任將相者必於君乎取君  
又當拜矣

麻城穆侯均賦頌序

天下稱巖邑自吾三吳外則莫若黃之麻城而其稱  
羯羗不易均者亦莫麻城若明興而為其令者亡  
慮百人其以善徙者可指數而已余守太僕時偶與  
其邑之人耿中丞劉金吾輩語及之而二君津津稱  
其前令穆侯不容口且曰是以高第入南曹名為善  
徙而物意猶未厭也久之穆侯乃復以郎高第守晉  
陵而金吾之兄諸生守巽暑行二千里而奉通邑之



身州山人卷之五十九  
大夫士父老指以請曰。蕞爾敝邑。不腆之賦。不足以  
供國家一饗。士而久。乃使畊者訟。畔輸者訟。逋強者  
食不稅之田。而弱者負無田之稅。其弱者計以為不  
徙。則死耳。以故麻城雖謬托為巖邑。而多不毛之地。  
類若一甌脫。即令素負強幹者至吾邑。則懾慄思用  
小故解去。而其巧催科者。亦至吾邑。而拙穆侯之來。  
無幾而輒得其故。歎曰。夫吏負以強幹。而又巧催科。  
而至此邑。輒拙者。非真拙也。巧盡於催科。而不得不  
拙也。夫巧在賦者末也。巧在田者本也。吾今而知所  
以用巧矣。於是邑之田。有稱全官者。稱夾官者。侯一

切削去之。曰。是皆王土耳。何田非民。何民非官。乃議  
均田。已而又思之。曰。是均田者。其自經界始乎。乃親  
行規田所。其東北因山。西南因水。中大溪界之。以都  
分界。以號分都。都有長。有副里。有總里。小里制。夏秋  
稅畝二升六合。不為偏重偏輕。以啟弊。總邑之賦數。  
有奇羨而無損減。即強者人不得匿田。田不得匿賦。  
弱者賦與田相知。而官民不兩困矣。始不便侯笑者。  
曰。是未可以歲月計也。築室道傍。三年不成。侯豈能  
為吏長子孫哉。乃不淹旬月。而報成事。相與歎詫。以  
為神。而邑亦稍稍復故巖色。其士民即不能楚其辭。



以張大侯功德竊有不腆之詩歌以從故大司馬劉公後其幸先生一言以弁之余不敏竊窺嘉隆之際廟堂乃稍稍課責守令吏治今號稱極盛而其大指乃以程較國賦用贏縮為最耳未有能深探其所以贏者得其所以贏則下與上交益不得其所以贏則上與下俱病穆侯蓋得之矣常固肺附大郡也賦百於麻城弊亦稱是吾嘗惟夫班氏之傳循吏皆郡守事僅一召翁卿者有穀陽上蔡稱而亦不載其實即地節五鳳間人主所最加意不過曰與我共此者良二千石耳豈其時政皆郡守發之令不能自為德耶穆侯一令而能自為德使其人咏歌之不衰如此吾日於常乎有望矣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九

舟州山人稿

卷之五十九

三十三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一首

壽馬先生序

比予始為刑部郎郎之長王杜數君子時時為予言  
身幸沐天子大恩列曹署諸父幸無他得以其官  
迎養餘奉賜輒治具為諸老人會年各且七八十出  
則相後先委蛇眉鬚皓白冠劍都雅青紫相映照都  
人士望之如神僊云而會最少者為馬先生然亦且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一



六十矣。狀甚麗。其言論慷慨。纏纏可聽。諸老人固俱長。然獨嚴馬先生。而內推遜。以為不可及。予既已竒其事。私識之。而亡何文學盧生來。謀所以為馬先生壽。問所以壽先生狀。則嘗友其子。今太史思叅思叅。又余友也。蓋盧生能言先生少時事云。先生湖人。徙於杭。遂為杭人。而少孤。家四壁立。杭故大都會也。其民亡不吹竽走狗。鳴瑟跣履。而先生獨甘苦。不好與浮俠交。往即之。忠信斤斤。然而時有所負。挾不肯輕屈下人。諸從昆季。俱讀書服誼。為一時東南名雋。其著者稱先生。然先生數以儒奸有司不利。遂棄去。而

輟  
古通用  
不

恒怒焉。撫太史曰。嗟夫。吾安能覓老校官也。吾乃隗諸游俠。彼以我為非夫也。爾勉之哉。於是太史受先生經。日夜淬勵。不輟。竟以進士上第。選讀中秘書。曰貴矣。走使迎先生。欣然來就養。曰。快哉。使我身自貴。毋若使爾貴我也。而王杜之老聞先生至。招入會。先生亦遂欣然往。太史恐無以當先生。意者益日夜具買雞精膾脯。陰飭侍人。唯先生所嚮。亡問。而諸老人得先生益歡。為具相過。從不厭也。吾少則聞日者言。壽星在斗女分。以故吳越間多耆俊黃耆。而主上仁聖。煦育長養之。陶陶然無厲札。其天年咸躋於上壽。



然究其所著見與為之後者如先生蓋寡哉今年夏  
六月某日為先生誕諸老人當盛衣冠過先生如吾  
嚮所聞同舍郎語而太史侍左右捧觴上為壽能無  
少余言也先生不聞香山洛中耆英社乎一時薦紳  
大夫爭好談後俾其事至傳誦而史繪之而五代時  
王溥柴氏諸父亦貴勢日縱博狎飲雖天子亦無  
敢問以為盛哉其甚者或摧謝病棄之餘不能無干  
里之感姑托於此以逃而席貴勢食膏腴又末也則  
何足為先生辱盧生曰信乎先生與諸老人異是矣

贈盧翁序

盧翁少讀書羅壁秦望諸山既業成廼自顧問曰士  
冠履踐先王之跡齷齪抱虛求進即為吏務選奕滑  
稽奸時好能之乎曰不能能謝棄有生累而衣食草  
木擾鹿豕乎曰不能於是罷不復應有司辟耕輒饑  
竟廢箸捐業而游於杭觀杭之山川土風多賢薦紳  
大夫其賤者能樹博而又據津要通四方財器伎作  
慨然曰士何常有哉使行販逐什一餘息 聖王  
固抑之吾以避名而蔽身博出而微歛假饒以通賈  
亦士道旁施致之爾繇是稍稍持篋資質無有平直  
相時而間取贏焉居數歲贏入羨益饒益為平不二



直至閭黨困就貸不大責其復而甚困者或竟徒手  
丐可得久之翁忠信行誼卓犖信於閭黨間行旅若  
歸闈閭若政府得一語若曾宗成視若困廩若哺母  
更久之大信於賢薦紳大夫爭納履委贄希識面幸  
甚始盧姓於越著也翁遷杭遂為杭著姓云而翁暇  
不憚屬其子濟之曰我蓄德未竟而小道為術政不  
逮宗憚不逮閭孜孜皇皇徒自苦為小子盍以儒遷耶  
濟之退感奮湛匿於丹鉛之思蓋不下帷者三年而  
盡熟其父書譽赫然起博士弟子就受易常數十百  
人濟之既以易顯領薦浙褒然士林望之而諸子復  
次授食學官餼歲時伏臘具衣冠上二親壽翁遂巡  
却不憚曰吾幸以末富柰何令諸子復儒衣冠據庶  
人表乎未幾濟之偕計吏上南省報罷還又坐他第  
子事註誤幾弗免又火去積十之八諸薦紳大夫來  
信相屬翁笑曰吾嚮固憂之吾且復故矣嘻也於是  
衆人人稱愧服翁古所謂好行其德者非耶於乎始  
晦跡履素仁義附焉既惕然早見思抑不憚為盛終  
又夷然順拂不憂為窮庶幾哉古逸民者流矣濟之  
誣旋白為文章益奇而翁且倦聽子孫脩業而息之  
業當復如故翁殆未可量也翁其率初志用克箴於

卷之六  
世經堂刊



卷之六十一  
世經堂刻  
耄老之戒亦願濟之砥節異道使天下稱賢者親為  
翁重焉不亦愉決哉

壽長兄藩幕靜庵先生偕龔夫人七十序

代家君

靜庵先生自山東幕歸十有四載為嘉靖庚戌偕龔  
夫人並七十云先生少壯時則嘗以先司馬游宦故  
留應家中外事不復從有司辟晚仕不大顯而其中  
實傳蓄博浹凡天官地志醫卜樂章技藝備晚究大  
要既負奇鮮所寄乃稍稍放山水絲竹間而某幼朴  
無他長則日取博士家言讀之多辭疾不能預家宴  
先生既已宴夜分耳屬某書聲則大喜說曰爾未憊

耶吾乃復見吾先司馬矣夫有薄田足以具饘粥散  
廬足以覆爾可絕內顧而併日夜藝文之力焉予蓬  
累而尾曳逍遙乎游足矣久之某遂以易舉進士累  
官御史先生使使書來指若曰先司馬廢箸捐舍而  
游學晨徒步學宮足胼胝家乏書書從貸里人手抄  
習之龜裂不便能屈信爾然乎偕計吏報上從其兄  
朝列公更負為僕或併日僅奉火爾然乎三令邑邑  
各數年陸沉薄墮期會又間親兵事山谷間衣面裂  
髮垂垂白始高第入南牀爾然乎某受教自度無有  
惕然若負刺漸知警於官而先生益暇任適所嗜不



復問生產客常滿坐坐必竟夜漏去蓋某與先生岐  
跡而並趨反好以相成如此也日某按山西謝病請  
急得鴈行過閭黨伏臘拊背問暄令垂二載病良已  
眷眷不忍出先生正色而督促某曰身爾有耶丈夫  
幸未衰為官奉職勤力小稱亦何必重去其鄉若以  
為予則健善飯期後尚未爽也龔夫人從旁更甚力  
某颯而別又三載而某按楚還復按司隸行部通虜  
大入犯通幸藉天子威靈不下天子以為習之  
擢佐某事置鎮先生已聞大喜又感然曰得無浮哉  
又書來示某國恩澤厚洗心冀有以報毋念家父而  
兄夫婦為於乎某自起家承乏備南北疆圉之役心  
乃無日不在先生先生其忍棄遠某哉良所見者大  
也先生為人子易溫厚寡他腸雖接見後輩及氓隸  
亦諄諄語可聽聞人一善事輒喜著眉宇道之朝夕  
燕見龔夫人衣冠偶坐亡棄夫人能以禮佐先生以  
嚴一媵豎以勤儉補施費者五十年如一日德亦稱  
是哉先生多丈夫子及諸孫咸脩頌庸補曹監譯  
書學官弟子彬彬然相望人以為厚德報其所手創  
構第舍圃沼臚接鳴笳吹游行其間所手植木喬而  
卉繁諸奉觴上壽足樂也某獨不得與而姑述其所

竹第一作廿第  
似星

世經堂刻



以睽違遙祝之意且謂他日得告率子弟陪杖屨歲  
歲無斁則此實張本云

贈樂葵封君七十序

為計然白圭者無與於養生家言其術不過攻苦去  
甘與物低昂而時藉其贏墨氏稍精微其說曰堯舜  
聖者堂堦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琢啜土硯礪藿之  
羹夏葛而冬裘太史氏僅稱其強本節用家給人足  
之道盡矣老氏乃極其說曰不足以取餘也不大以  
成大也清淨澹泊與世無涉因循為用其術若過約  
若無所當而其資竟以不接天下之用而無匱其微  
之至能使天地之真氣不費而常盈雖後世所述養  
生家言要無出此者粗跡足以蓋計然白圭而下不  
論也夫鑄冶椎販逐什五奇勝之策者得其謀於家  
之似也導引經伸剝精而服氣者得其謀於身之似  
也均非所以致要也吾今乃識之樂葵翁翁以其賢  
其壽望於吾之族第聞其少時則壁立矣嘗廢著而  
依其外家受諸生經經明無害已不樂吏治去而業  
家人耕耕吳之墟瘠三分其入一以歸公一者待歲  
翁特為籌入而出之母使浮羨及與從服食數鳴瑟  
站履陸博之嗜然非有鑄冶椎販逐什五奇勝者用



稍稍羸初年畝不及頃季年乃過十頃餘陸產特畜  
水居魚陂山居千章之材無弗具耳目口體咸節其  
汰世不吾接嗜欲簡少精氣完固膚革充盈翁今七  
十何異少壯比翁之居自稚頽白且三輩矣居不聆  
翁厲聲出有比狎若倪孺然靡不謂翁恂恂篤行君  
子也豈非所云契於老氏之精者耶翁諸子咸秀而  
文伯為岳牧自罷旦夕承志仲繇激江守遷轉運河  
東道出里轉運秩中二千石被金紫望里門下而趨  
伯率以見孫枝翼庭廡間守相前奉觴為壽甚都翁  
無樂乎或過憂以盛哉夫造物厚奉翁而翁廉取之  
翁廉其取而造物益厚之此固恒也夫翁則何盛之  
有老氏之語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  
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亦願翁長留意焉

壽封君凌翁七十序

世貞奉使東過里無幾謁石林公於是石林公年七  
十時時嚴衣冠從社中會社中客已稍狎公乃野服  
竟日莫返于于然得也石林翁多髯鬚盡白而顏頰  
而握丹里士民目指曰石林公顯者耶何以儼然銀  
緋而臨之則又疑曰公顯無改素覲於公之廬齊民

其夫一作天疑當作

卷之五



等也。少者曰公殆老，據上坐，髯白矣。至者宿詫曰：不然，公殆少夫。與予輩角坐坐，予輩先息也。予飲，公公醉獨後也。石林公迎世貞而笑，且謝間里愛，僅稱其外矣。世貞晚不及親公之壯時事，第聞於人人。公起家儒，繇孝第力田業，教授諸生，恒下帷數十人。故陸太宰寔重之，延教賓塾，使弟子拜受公詩，而弟子汰不能盡受。公抗顏坐上坐，無撓。時時引古大臣家成敗相勉，而無何，太宰果坐法適，太宰之適中奸人起大獄相窘，下郡國捕家人，傳詣京師，諸夙稱厚善者悉自引悔，匿鳥獸散。公獨為殷勤，傳視弟子無苦後事。白太宰乃謝絕，厚善人獨益親公。公三子俱以茂才異等補博士，諸生然無為治計，然什一之策以故，恒旦夕謀饘粥。公意殊憚，第謂黃卷吾家物，無廢吾不竟窮，謀饘粥也。而公二子俱第進士，赫然貴矣。後世貞乃稍稍習公，其騁從率素簡易自如。公善言笑，雖家屬旦夕處，不聞厲色。其好客，毋論晚至，豐饘珍醞，下氣而進之，率極意去。伯子雲鵠，宜春令，高第入諫垣，嘗持法忤旨，逮尋釋，公怡然謂逮釋皆上厚恩，即法不墮耳矣。宜春大夫士感令賢，歲時裁狀問起居，得公安則動色喜相賀，而季子汝成持浙



臬島寇入境汝成冒矢石而行圍公書戒之曰若自  
奮報天子毋念我老又老人恬仲養蓋是時仲汝  
立任服勞之責云語視公壽考第祿亞萬石君然萬  
石君嚴脩吏治治家嗃嗃幾不內通入公室無論諸  
從長者雖稚子各相煦沫陶然治也類於記所稱羲  
皇上人時公恒詫予善彭老術間一行則精氣上遡  
及腦若醉醇酎衆亦以公筋力健效少年為得之余  
不佞無窺於術亦信公之無疆哉

贈東臯翁序

徐生間過世貞談其尊人東臯翁世貞未嘗不心語  
屈也即古商山之稱綺季者流事行無所考見一出  
而用其餘奪天子尊此其素必有大過人者予登  
吳臺南望天目諸峰鬱鬱葱葱多奇氣焉慨然念其  
時豈鮮特達磊異之士如古所稱述哉乃今意翁當  
之否歟然耶蓋徵翁於徐生則少時事類任俠云翁  
貧故力作頗具一二中人產而屬歲侵諸昆季儂行  
也翁憐之悉推其貲獨身與許夫人耕雲中不給則  
恒依外家游其外家者素里稱善柔也大猾創起獄  
相中利以破其貲為已翁行刺得大猾陰擬之死乃  
持數十金因所厚謝過翁坐上坐徧集里中子弟數



大猾蒲伏搏頰已徐揮其金使盡為酒竟數十年亡  
敢跡翁外家者而翁又間過窘若瞞氏豪還袖大鎚  
直往欲遂碎豪首豪恐陽驚不識曰吾嚮爾忽之為  
徐君耶願得自罰持牛酒請遂交懽徐君乃止然翁  
業已折節讀古人書揣摩成敗多中教授諸生下惟  
恒數十百人邑令課孝弟力田首延禮翁翁緩頰為  
令計邑田數千頃枕諸山即春水下若不及受無浸  
耶分茗二殺之就窪坎為池待滂涸可魚千石堤可  
桑萬株佐歲矣令善之未果則人人笑翁為縣官笑  
不下計然柰何家四壁立也翁曰吾所謂與計然異  
者竟不為家而徐生長從有司薦居前列稍無慮體  
粥矣翁之一再過鄉人飲酣甚已出叵羅酌遂以為  
壽翁恠之鄉人蹠屬耳曰令方事困我度非翁無為  
解者翁連唾拂袖出不顧然翁亦數為令明其無辜  
不使知也春時游花間肩榼從二鹿酒之咸馴伏若  
家畜然多手種橘柚為圃而過者即亡論雅俗固田  
父酬酢竟莫去不復記姓名矣始徐生之與世貞以  
聲通未有識也既衆中目相異問知為生乃懽然自  
恨晚海內能文章家無稱及世貞者徐生則已高有  
名而一旦慨相謂曰足下固泯泯不可以當吾世而



失足下是時濟南李攀龍文奇甚吾三人鼎足立矣  
徐生竟以遠翁上書乞分司就迎養不報夫徐生豈  
輕於棄吾二人哉此其意乃甚可念而翁遺書輒誦  
責曰兒驕須乳耶若日食大官廩列郎署不一志媚  
上而奈何厥戚計其私為也吾年八十蠟屨登天目  
山飲不人後醉不人先擾鹿無恙木奴指漸繁於計  
且足耳慎無求分司求分司吾且不食汝於是徐生  
受書分不得違君親指矣過世貞內怒如也欲得一  
言為翁慰心夫翁奚假世貞言哉第於所傳翁非僅  
為俠者用足以周一世而不試彼其丘壑之所歛行  
日月美雲霞時有不能秘以此寄耳而其天竟以不  
試而自全夫於其所傳者非其天也此視嚮所稱綺  
季者流則何間焉蓋徐生少為詩一二篇出翁持視  
輒私嘆風雅當吾後父子間更自為知己若此世貞  
則又奚無言哉

贈王川周翁序

余嚮則聞學士大夫類多慕說 憲孝時云吏不脩  
刻覈之政民不熟吏問并阡陌間揖讓彬彬焉故中  
多躬行長者朴茂純齋亡所傲黷以自就其質而已  
余所慕說以為長者即比戶曷稱哉歲可一甲子



上神聖靡損於舊乃今則何寥寥也余既無所及於其時而冀一二其時之人庶有以風焉晚而得周翁固生長二帝者大要稱是矣始周翁微業儒不遂去而就南畝謀什一之息以佐耕鬻力而入程口而出猶以為非道而去之教授里中諸生下帷恒數十百人室子緝纏代相給周翁之名不出於閭閻之外而內行默報不在翁而在翁之子濟叔既益習翁教取進士翁亦當從貴諸吳中貴人父驟起將聲勢召號刁氏之徒出則朱丹其轂冠危佩華相爭勝侈大以明得意獨周翁褐而步也從一赤足豎過社中父老飲饘饘然竟踉蹌歸而薦紳先生故雅善濟叔或持通家刺謁周翁翁異謝已匿不復見監司歲時行部過問不知濟叔之有周翁問者知周翁不知周翁何名作何狀其黨善周翁者更不知周翁之有濟叔濟叔起書生為進賢令進賢稱巖邑善渝而令以翁志務脩潔廉而治翁故所受屋一廛土百畝家貴賤百指褐而步自如吳里貧不安驟起貴人父獨安周翁也今年秋翁廼如京師來就濟叔養俄濟叔滿比部郎上計太宰以最請具封翁如濟叔官翁叩頭詣闕下謝天子大恩還稍出冠而見客云坐未幾翁起



敗德取之誤

行酒敬勞客諸君亡恠老人不任冠美取吾舊時情  
未吾襲純繡不若毳絺之適寒煖也鼎烹而養不若  
藜藿之便饑也騶呵而輪雕不若緩步之愉逸也與  
諸君盤辟而折旋不若野人之爭席也何者此吾素  
也周翁則又言 憲孝時亡論卑小者即受股肱寄  
總方岳不則中二千石以上或其人貧不能具驪駟  
一棄職雜田間人而耕漁弋牧敗豎千游女狎而忘  
其敬日乳臭小入貲與挾下藝待詔以計請急輒車  
而馳里門袖金紫置介賓位有所謝絕矣矧如諸君  
矧如長安大貴人王子曰嘻余知之余知之先王之  
所以樹惇於士風者有繇哉漢文景之際朱郭以俠  
聞辭按鼂賈程卓末富條魏窮爵奔足耳目景傳響  
接而萬石君特一椎無能人且與數君子爭旦夕之  
長則何可得乃至勞人主尊顯為也於乎此其意寧  
可與剽輕好進者道哉然其子孫雖日貴漸以不如  
而流至於輿馬之飾以王陽貢公之廉有所不免乃  
知俗之流而漓也勢也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跡周  
翁所持行以儷見者其時又奚擇矣雖然余幸而得  
接周翁如親於 憲孝時者諸君歌而觴周翁其更  
觴我

足恐走之誤



贈水亭王公六十序

余守刑部尚書郎而太原王君以進士來從事是時  
王君業踰冠也而動止尺寸有度余固不敢少之亡  
何王君出守鄧數薦以治行高第為大名郡丞會守  
關丞攝郡而余稱使者東行按大名比至則獄無滯  
囚矣間一二引對者人人稱王君明不冤也王君又  
不當三輔高第耶是少年胡老於丞乃爾處士盧柟  
則間為余言使者見王君獨不見王君父水亭公其  
人所謂夷門關尹之流哉蓋水亭公當起家為驛令  
又為安慶賊曹其職世所卑薄瑣瑣不任也獨水亭  
公廉而勤於職間有所不憚起歌曰山居耕田苦難  
以得食起而為吏恐受賅枉法貪吏安可為也念而  
廉吏而楚相之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且欲  
以吾之所可得為者而後盡吾難乎當矣吾乃教吾  
子爾於是益延諸明經師為王君受經業成舉于鄉  
王君以晨舉報而公夕挂冠度其索財二金始公少  
時好讀書而伯氏善行賈賈十輒二二而讀書或無  
歲憂饘粥鄉人竊非笑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子不習  
范蠡計然耶胡齷齷季次原憲為也然公益讀不顧  
又令王君讀其父書既貴而伯氏以賈沒公日夜撫



其遺孤而食之鄉人人乃愧季所得多矣。盧又言鄧及大名之政之美也。數從中跪請公教云。余因以知王君之所以老於丞故。蓋余嘗讀班氏書。紀于公為小吏多陰德。高其門曰。吾門度可以駟馬者。而其後人定國治廷尉。民自稱不冤。竟拜丞相封侯。一吏所脫人難暴雪。枉滯有幾。而報若是。不知定國之所以無冤民。固于公遺教也。所謂陰德。蓋不獨其身。然然于公與定國不相及。而土君今日夜受公成誨。祗席吏民而大惠之。天所以報公何如哉。公長身豐下而髯。飲酒至斗。慷慨論說可聽。度如四十許人。然已六十矣。亦盧補云。

壽金令君七十序

代家君

吾少為諸生時。讀漢史陳太丘仇蒲亭之長尉邑也。則慨然撫掌曰。士豈其公卿顯哉。即一旦數百社之寄。庶乎尸祝而人頌之足矣。既宦達。數遷為天子制萬里命。而夢寐乃未嘗不在吳閭闔間也。仲長公理之書所稱。良馴廣舍。背山枕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易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使令足以息體。弋高鴻釣游鯉。風於舞雩。咏歸高堂。安神閨闈。呼吸精和。此誠凌霄漢出宇宙之至貴也。而吾徒托之。



於夢寐之似而已。且吾之所願於進者，既不果而吾之所恃於退者，又未得則遂，意以為造物能偏予人以大而不欲兼予人以細，此固然哉。然不出闕閭間黨之外而得之者，蓋東涯金君之始釋褐也。為烏程尉，已稍遷餘姚丞，則無以異乎程仇也。明法為諸格束下吏，而君獨奮然越格而自顯，其所規畫操切精神之蘊，雖不得盡聞，然吾獨見其尉之邑，吏人不言丞而言尉，其丞之邑，不言令而言丞。士有頌民有謹，竝於君之後數十年而不絕耳。而君遷為長汀令，益尊心遂棄官歸。君業饒，以官故稍旁落，乃任子孫而息之。陂池圃澤，竹木果菜之入，埒素封優游自奉，即無以異於公理所稱者。然君伯子理問、仲子蒲圻、承叔季太學生、諸孫中外且十餘人，彬彬砥行自愛，髓脩之共口，與左右之娛志，足以使君欣然而忘老者，公理或未之道也。嗟夫！士君子之於世，進而有以自見，退而有以自樂，可矣。今年秋，君七十，理問書來要吾文為壽。夫君吾所羨而不得為者，乃亦羨吾言哉。今為君約他日兵事小定，天子以骸骨賜老臣，鑑湖之曲而君尚健杖履無恙，歲時伏膺擊鮮釀醇，庶乎君之分公理一二而波我也。吾為日以待矣。



奉贈益齋翁趙大夫叙

王子嘗有云。江左自晉而後。秀始洩矣。然其人氣往。往不配事。不免強役其所不及。而濟之以巧。度幾苟。幸於成。以故其氣恒先事而竭。唯於文章亦然。間有二三渾龐而博大者。得之未漓之天。而出於鮮琢之地。其氣恒若有餘。而其巧恒若有所不足。天下幸而得之。則以其氣充。而遺險投重。運旋轉磅礴之業。天下不幸而不得之。則尚能以其氣歛。而之身華者言。實者行。享者為壽考。而衍者為賢子弟。蓋在齊魯三。間且或難之。是何况江左哉。余守尚書刑部郎時。

益齋趙大夫以南勳部郎考績至。余與大夫俱稱為江左人。南北曹署相望。然大夫實倍余。以長班行中。見而知其為渾龐博大者。大夫不折節而自恭。不為訥而自謹。不務訐而自直。不厭文而自朴。即後進少年。好以巧濟所不及者。意有所軒。輕於大夫。大夫天怡然不屑也。獨故尚書歐陽文莊公。時時口大夫賢。曰。諸少年柰何以巧少大夫哉。蓋大夫嘗為贛司理。破猾吏巨豪有聲。又佐其御史所平亭疑獄。以百數。連攝郡郡事。斧斷理解。而其為南選部至司勳。一切治辦。又能發羨索。為公即四前太宰張文隱公寔器之。



數稱於歐陽公公又贛旁郡人也以故悉大夫而亟稱之若此余既持余說以稽歐陽公言而竊窺大夫之後亡何大夫出為廣東叅議則自廣來者頗能言大夫平徃後寬積逋掃宿盜諸狀甚悉然竟以不善骫骳上官自劾去而同時少年沾沾負操切之術先後巧於宦有聲雖余亦不能無疑而稍悔其說及余罷青州還久之謁大夫虞山里第大夫業已八十強項而渥顏白鬚飄然與之語能聰明于視聽時進食飲不減壯夫顧謂余向沾沾少年安在余因獲以燕見大夫子進士君其清蔚韶令之度哀然無墮其家聲余然後重慨大夫之有餘於氣而能不盡也彼其所以不盡其巧者乃所以善用餘也大夫其專精神輔醫藥益壯其思慮以躋百年國家將有脩問政之禮以干大夫之餘者大夫毋終闕之哉

贈張聽泉七十序

世之人所同欲得者最莫如壽壽之所欲得於人者最莫如四民之不失職而偕其願以老然士急其願於名而農工賈急其願於利小者朝而為暮計大者春而為卒歲計拘拘乎役役乎濡首於課最程息之間了不知其際日之去我而非我有也一旦所之既



倦稍思息焉而將來之日我不得而竟有之矣况夫失得之念迫則疲思耗神於所非覬之地徃徃陰損其所受之資較失得之機成則揆攬秘枕引繩批根之用出而陰損其所待之騰然則其所謂不失職者固自不能盡與壽合也吾友于張君鼎之而因識其尊人聰泉先生先生少嘗讀書脩士業未遂而厭之隱而耕於婁江之野又以不善干耜棄去雖家闈闕間絕不從人匄子母逐什一其於四民之職似若有所未能舉者然先生以為遺書苟足讀以自愉志而已而不必名遺業苟足饘粥以周身而已而不必利

句

其安靜詳雅卒然而觀之而知其為君子長者其含容退讓卒然而迫之而不能使之怒其蕭散冲迫即突烟之欲寒而不能使之憂蓋先生之所願不在四民之不失職而所得之日已實為先生有矣先生今年七十五官之用嬰鑠如少壯有子既貴而賢其於名利亦稍不期而集固不為疲思耗神以損其資而又不為揆攬秘枕引繩批根以損其騰天之所以報先生未可量哉余因鼎之之請而竊喜先生之能實有其壽也不辭而為之序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一首

大司寇景山錢公七十序

王子曰人熟夫用之用而不熟夫不用之用也今夫五金鞬於鑪而範之得材而為錢鑄釜鬲戈盾欣然日以為用也其貴乃為清鐘大鑄夏敦殷彝五父之鼎度於明堂之序而歲不一試之未底試而所欣然日為用者敬矣是器貴也歲不一試而歲益以重蓋

舟州山人稿

世經堂



易世更祀而天下翕如也。夫吳故鉅邦，人文賢士大。夫稱甲天下者也。然而自余燥髮時，則知有故太宰朱恭靖公，迨冠而籍於朝，而後知有今大司寇錢公也。夫二公者，不必以用而用者也。余請先言恭靖當世宗初上時，有所褒進大臣及吏部臣闕時，朱公為南吏部，幾當得之，會少有所不稱，即上章乞休。人或謂朱公不必需為大拜地，耶朱公笑不顧曰：吾以善拜，即不若善歸耳。天子重於去公，而為異其禮，以傳傳之，還復廩廩之隸隸之。朱公之食於家而食於官者三十年一日也。朱公闔門謝世事，不為章言，微

行以易觀聽，然逾歲而郡邑之郊內外默而化之。鄉大夫不敢以飾見於國士，不敢以飾見於庠。峻賈不敢以飾見於市，其父老相率而戒其子弟曰：即衰趨何以聞朱公？其子弟亦相戒曰：吾衰趨即不愧為吾之老者。若愧朱公何？蓋又逾歲而天下之士大夫日相與訊訊吳中，以朱公在否為世輕重。而朱公益遂巡務退讓，其行自介士匹夫下而至於垂髫之童，均與之講敵而不挾其達以加。又三十年一日也。朱公繇狀元及第三十年為尚書，以歸。歸又三十年及見後甲子之為狀元者，海內所豔說而奇瑞之。然使朱



公繁功度材其前稱顯而用於世者孰與其後不用  
而用之為大也錢公成進士入銓曹婁遷兩都法吏  
視朱公稍號任繁劇然亦且三十年而乞歸歸之時  
屬

世宗末不能有所備於廩隸然未逾歲而天子用  
大需恩進一品階稱貴重於朱公公乞身固少晚然  
健獲而富於聰明之用不減朱公五十時公雖困駭  
歷外若染於態者而中肫然赤子其淵默而易亮恭  
退而質木舉無以異於朱公今之士大夫峻賈固不  
能如朱公時樵朴而易化然亦稍稍知慕嚮公旦改  
稱而月貴其評二公名德後先相望於

世宗今上之初者即不知其孰重然其重豈獨在吳  
而已也易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吉夫服牛乘  
驥始而效其力於軛終而效其體於革世固不宜少  
者然其用抑何淺小哉錢公今七十合鄉之大夫士  
宴而樂之而不佞使致辭曰公為我進七箸安步術  
術 天子修

世宗之典公家食而食於官三十年如一日也則二  
公之用誠大矣

贈大都督王江揚公五十序



燭之武有云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余未嘗不  
三復而歎其言以為人主坐視天下之才而使之老  
其過不在才也則又惜夫士之才少而當夫好老之  
主老而當夫好少之主終其身以窮也夫人主而誠  
能用其老雖已晚然使夫握筭却顧歛其果勢壯往  
之氣而收功於萬全要之乎非少年所希者故夫秦  
一筭而明不勝蹇再筭而信不勝剪漢三筭而武賢  
不勝克國何以故其採謀博而計績悠也吾友都督  
王江揚公之少時以列校提一劔從軍與烏倭角凡  
數十百戰小戰則小勝大戰則大勝其積級自十以

至萬其積位自千戶以至僉都督其積職自裨將以  
至大將蓋不出十五年間公既不愛其才以媚人主  
人主亦不愛其官以讎公而一旦中中山之篋用單  
辭罷歸中外憂社稷而寶于城者求其端而不可得  
遇有警輒以公名上南勁則借而南北勁則借而北  
意若不可旦夕少公而人主顧遲徊久之輒上輒報  
聞而公亦倦於世蓋嘗取其喑鳴叱咤躍馬而廢干  
人者弱其竅而為嘯歌峩豳之輻駕長風而破巨浪  
者韋而之乎一沼一嶼計倪之書以治生穰苴之書  
以課臧獲蒙恬之書以樊圃而其書或驗或不驗家



亦漸以旁落公今年五十稍稱病謝絕他事而其好賓客猶故於是其客若干人爭為言以贈其言雖人殊大要祝公之壽考而念公之尚壯而不見庸也獨余以為諺有之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蓋器大而小用之則不宜也三秋之郊以見上帝會九賓而享諸侯而後無舍鼎矣去今日公年日益進謀顧日益深有如人主下壘書寄以斧鉞之任明信武賢之徒瞠乎讓侯印公肘而不敢望也尚父膺揚方叔壯猶緩之乎歲以待我公謝曰不然子之言信美矣而非余任也昔李將軍之孫與太史公善其叙數逐虜數廢數起狀歷千百載而若新今吾幸及吾之身而善子又身得子之言而身讀之其幸不基大乎請書而張之壁

太學顧君時雍伉儷偕六十叙

去余居東數里而近曰小璜涇顧氏其先滁陽人從宋避虜而南徙箸可四百年世為海上名族其人率本富穎者飾以儒而自時雍君上數世皆齊髮敦睦時雍於儒又最顯故余先從兄引禮公捐其叔歸馬是為王孺人君少孤拮据遺產然州業以第上貲充鄉賦長無虛歲矣君慎善所任而身為叅伍鉤鉅出



晨一本作最

入不<sub>少</sub>差家益以裕里中人始少君難之而更豔之  
曰咄嗟顧君晨上賦郡門歸治逋策肥軒軒不足豪  
田舍兒耶君慨然曰是馬足豪也去而所稱先人遺  
糊口庇雨之產不亦有先人遺圖籍足守乎乃下帷  
日夜讀不休竟成業補州博士弟子尋遷太學上舍  
太學天下賢俊士大夫所關一傾蓋顧君則無不懽  
然稱顧君長者間謁顧君文習之則又無不肅然稱  
顧君有國士風刺履籍如也顧君前名工治生有孺  
人則不復問治生孺人脫簪珥謝紈綺之飾而手理  
絲象挑織日察工作足履行易圃其蚤晚興寤身先

後其臧獲者四十年君得以暇精專其業然數奇九  
試輒不利而會子應聘已長有聲諸生間顧君乃曰  
吾九試而九不利者豈盡命也耶然安能人人角材  
付權衡也謂應聘勉旃自愛愚公之徙山至屬其子  
與子之子而山神亦畏之矣孺人之任顧君家應聘  
之任顧君儒君幾無所事事者而頗好行其德扶顛  
振貧埋<sub>骨</sub><sub>殖</sub>婚嫁鰥寡蓋<sub>至</sub>於<sub>為</sub>寇之變君所獲  
餘於盜手者無幾而其為德固自如也今年夏余將  
有晉陽之役應聘來謁蹠請問曰惟先生以文名天  
下庶幾其惠育吾父母乎余謝不敏則又曰以母氏



角州山人稿卷之二十一  
之辱為先生從子應聘之辱為甥而徵辭可乎執余  
又謝不得則問應聘曰子之父母今六十耶曰未也  
期在改歲然則子何以迫得余言應聘又跪曰先生  
不時歸而吾以時壽吾父母則懼其不及先生也余  
笑曰吾且歸歸猶及觴雖然子姑以吾言語子之父  
母蓋吾嘗讀東西京事諸吏士負一藝挾一行以待  
上之知若探契而取責亡弗讎者即恂恂一鄉君子  
脩耒耜之績猶有舉孝弟力田之說以待之今顧君  
出而為才於國而九舉弗售歸而為德於鄉而鄉人  
漠然亡加譽意者其有藏慶歟為福不近是必在應  
聘與應聘之所以顯其父母而樂其志者亦可以觴  
矣

賀封少司馬雙塘汪翁胡淑人並壽七十序  
當不佞世貞成進士而其第一人為前元相興化李  
公其少長於不佞者今元相江陵張公少司馬歛江  
公是三公者迄於今而二尊人健無恙也先隆慶之  
壬申李公罷自師垣歸奉觴稱八袞之慶於少師公  
太夫人而汪公則自楚臺入佐樞筦以便道歸奉觴  
稱七袞之慶於雙塘翁胡淑人郡國守相冠蓋羔鴈  
填溢兩家賓客牢醴之讌相望於大江南北為一時盛



事而歛中書舍人黃君榜以使事辭倖過其鄉與汪公有連且謂不佞其友也以故事徵壽言不佞時未有以應屬明年而

新天子改元為萬曆元年云萬曆者永永勿替幾欲與天地相終始鼎革之際嘉樂與公卿大夫共之者也張公方操大七斟酌元化以壽天下而汪公秉鉞行九邊為國家謀干城之固即吏士諸父母維汪公是衛亦維汪公是壽而況於其二尊人有不加額願為效華封人之祝者哉不佞竊因舍人請有感也舍人之言曰汪翁者少儒而俠者也嘗賈鹽吳越間即

豪吳越而未久輒厭去曰此齷齪非丈夫事會詔開武舉翁以強力知兵幾得之謂非太夫人所喜亦罷去而汪公則已成進士為縣令曹郎有聲翁乃謝去諸好隱里中讀書自樂也汪公守襄治行最即封翁如守而胡淑人為恭人然翁與胡淑人益相勉謹儉不衰汪公以破島夷積功至御史中丞督撫閩後先閩中者七閱歲而中流言聽移鎮歸翁迎司橐而枵然無餘奉積也蓋皆以養士矣汪公朝翁以侍胡淑人章服外無媮簪美珥之飾休而按視廬產無毫髮增也其諸季儒衣冠僅蔽肘翁第呼酒勞汪公時時



謂中丞祿賜不太薄何以使橐橐然乃爾然藉令若  
問我何以視行賈時廬產益損即我何以應之且富  
吾力自能得不欲用是遺兒子輩兒子能貴我我自  
不知貴耳胡淑人笑而謂翁吾不旦暮緝緝佐糶醋  
費何能呼白相勞也汪公之侍翁及胡淑人又五載  
所 天子采中外望起公田間再更大鎮至少司馬  
翁又進封如少司馬恭人為淑人矣舍人又言汪公  
日辛 天子用事翁與胡淑人當日益貴壽考日益  
進然何冀能令廬舍無毫髮增耶不佞則不謂爾翁  
第愉快其志意存精神時時加七間者一渡大江追  
從李翁觀林壑之樂杖履時勝使汪公無虞於家與  
張公文武夾輔王室躋天下壽域豈不休哉何況胡  
淑人健能旦暮緝緝佐糶醋費也公即所謂汪伯玉  
者其文章妙天下故舍人迫欲得余言為翁與胡淑  
人壽且因以交驩公云

壽封少司馬汪翁暨元配胡淑人七表序

嘉靖末汪伯子為襄陽以政最聞 制詔襄陽太守  
嘉乃治狀久矣厥何所自具以對襄陽守謝不敏則  
曰有父某母胡且六十矣諸所以誨守繫庶愛人非  
一於是汪翁獲封如守官胡視汪翁秩為恭人居久



之為隆慶五年而襄陽守婁遷至御史中丞督八閩  
師移填撫鄭襄上游復報最詔問中丞勤力益辦治  
前封守夫婦田居無恙耶具以對中丞報如初於是  
封守汪翁得進御史中丞而恭人以秩同故不復進  
其明年而

今天子有兩宮覃慶典中丞入拜少司馬與聞樞筦  
之事天子益嘉重之汪翁復進封如司馬官胡恭  
人為淑人前後三被璽書褒予外內名德良重其又  
明年天子改元萬曆維祺之壽思與海內共之而  
汪翁暨胡淑人偕七十矣少司馬方擁繡斧巡行九

邊鞅掌王事不獲一稱觴堂下謂其友王生嫻於辭

屬之曰若不能效華封人祝耶不佞則先有以復少  
司馬易不云乎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而象係之曰懷  
萬邦也人主有懷萬邦之仁至三錫命於師中可謂  
隆烜異眷矣然未有錫及父母者今天子不勝其  
仁謂少司馬寔勤王家以保扞外內又不勝其類胤  
之孝而三錫我汪翁胡淑人少司馬其精純志慮以  
從事於疆圉而罔內顧則又以少司馬指百拜頓首  
而前為壽曰唯汪翁唯胡淑人盍對揚天子之休  
命唯汪翁命曰益專精神以輔遐齡惟胡淑人命曰



壽言於趙太君而燕喜何啻魯也繼自今其並杖于朝以觀爾子成功天子所以致祝於汪翁胡淑人者未已也夫翁淑人偕七十老矣然不有耄大耋期願於後耶少司馬三品貴矣然不有七命八命九命於後耶天子固期之杖於朝矣行將脩三老五更袒割奉食之禮於汪翁翁與胡淑人其時進七箸馮几杖以光昭天子之令德長有我少司馬精純志慮以從事於疆圉而罔內顧宗社永永有賴乃歌黃山之詩而觴之其辭曰黃之山與天友惟爾壽偕以其偶黃之水沛濁漉唯爾福偕以戩穀黃之雲出為雨唯爾嗣人甫永以壽天下汪翁胡淑人曰善敬舉君之觴

贈穆大公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節俠之士而魏亦其輔國也今其人尚矯矯脩其行不衰然俠者赴士之阨困急于已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自矜其能然一為義而天下歸之百里頌功千里頌聲若朱家季心之流彼猶為名使也節者則不然其契顯而事迫如羊角左伯嬰杵之徒苟不濟則捐吾身而為彼存者事濟矣彼又捐其身而報逝者所以為兩人足矣彼猶為氣使也



故夫節者狃而信其志。俠者泚而行其意。要之非甚其至也。有能仁心為質，敦誼明信為國，惜楨為士，惜儀內足於志，外挫其名，斯進此二端矣。則穆大公其人哉。穆大公者魏人也。有子曰文熙，而顯文熙之友石給事星。上疏論天下大計於左右，有所指斥忤旨，當受杖北闕下。時左右中貴人挾上怒而脩其郤，敕閹吏毋得以給事從吏進文熙聞之曰：「果爾，給事且死矣。時當任工部郎，未上闕入謁緹騎朱帥曰：『公以給事抗中貴人耶？不佞筆不朽，以中貴人死，給事耶？不佞筆亦不朽。』唯是公為天下愛直臣，為萬世自愛。朱頷之陰戒主杖者石給事卒物故，令我愧見強項郎。而給事甫杖畢，諸中貴人群詈之。給事亦詈則益怒，箠榜交下。文熙迫趣前，以身蔽掖之，而解帶綬，戰支甚力，曰：「此豈亦上旨耶？」中貴人恚而咻曰：「若何官非而闌入地也？」文熙叱之曰：「吾工部郎某也。此廷臣廷非而闌出地也。」諸中貴為誚稍稍引去。文熙起給事血肉中而囊之出，時給事為編民矣。文熙即日僦舍都門外，治醫藥給事，數憤絕，數為噓氣得蘇。當是時，文熙盡出其素裝與賣宅，直可二百金，以治給事歸計。而度猶不足，居旬日，有策蹇蹶來者。

卷之三十一  
十一世經堂別



則大公也。撫給事謂殉而職足稱丈夫，且身在胡他  
虞耶？已謂文熙若傾橐而資給事，我吾有子矣。不腆  
之餼以佐，若可與偕歸矣。時將冊東宮，大公屬當封，  
文熙念棄官易而獨難，大公封，大公覺之，怒曰：給事  
父猶布素，泉下我何忍獨冠帶也。且若以一冠帶足  
榮我乎？趣以給事歸。吾三人田間足矣。給事時時語  
人北關下之難，穆大公父子實再生我，吾身非吾有  
也。居久之，文熙以行誼聞，公卿薦紳間得推轂為禮  
部郎，已遷丞尚書，已又改吏部郎。大公亦從封禮部  
郎，然嘿嘿不自明。里社外母能名大公者，而文熙為  
吏部時欲以直匡其長於人才，數數獎進，不置聲跡。  
又其故人某侍御有所彈劾，不勝謝病歸，文熙為從  
中釣竒，冀扼其人，而伸侍御疏者，事覺外遷臬副，亦  
謝病歸。大公迎謂曰：兒病晚矣，吾嚮者業知之，漢庭  
乃肯為而再伸志也。夫文熙初自罷以友故，而大公  
安之，最後罷復以友故，而大公復安之，無幾微見顏  
面，豈所謂內足於志，外挫其名者非耶？給事又謂大  
公習經史尤深於左氏家言，或以為學問之力，然大  
公為德其鄉類是者，非一特不自明，故母能名之者  
庶幾仁心為質，惻怛子愛，遇而輒發耳。夫大公不以



頃刻得官阻文熙棄官其於文熙之進退宜坦坦也  
蓋不佞嘗一再遇文熙與談說古今才術文統交相  
器也不佞亦易棄官而觸當事者嗾言路齟齬之文  
熙走見其長畫地指天以免不佞而不使不佞知也  
大公壽不佞稍槩次其事而稱之以為勝於古之好  
行節俠者或給事與文熙意也非大公意也

壽封少師張翁七十序

當嘉靖初上帝欲為民主宏太平之業計必有名世  
者出而佐之乃眷南顧而得楚以告成之嶽五而楚  
擅其一至所謂太和者又業然而踞其上則又徘徊  
下視於楚而得江陵以其地東三峽之水而下承之  
滙為洞庭以全受萬流其氣鬱礴而無際則又下視  
江陵而得今張翁其恢博大度峙二嶽而吞洞庭者  
八九曾不芥蒂深仁累澤真足以當帝心而食其報  
迺始舉全楚山川英秀純至之氣畀翁以生今相君  
相君受帝之命而寄翁當其成進士讀中秘書也而  
翁甫四十四又十年而相君繇宮允侍  
先皇帝藩邸稱師臣相君之大拜預機務也而翁僅  
六十餘婁進封如相君官蓋元配某時亦稱一品夫  
人云隆慶萬曆之際相君受顧命輔

許州山人高... 卷之六十一 四世經堂刻



聖冲人主恭已而聽之。至尊為先生而不名。相君日取謨典訓誥而薦之人。則相目攝曰。此翁教也。相君沈沈運策於沕穆制五單于南粵之命。而不居功。寢大獄折大姦。一轉移而成聖人之孝。而不見跡。人則相耳傳曰。此翁志也。人主尚方非時之鮮。袞衣帶玉。兼金上尊。以錫相君者。不一。意若曰。以為而翁壽也。天下之謳歌頌謠。揄功而宣德者。不敢以聞相君。而日聞翁曰。微翁誰有我相君也。於是張翁年七十矣。相君之門下士。戚帥某者。念無足以報相君。而一當翁。謂不佞世貞。嫺於辭。且習相君。故宜有祝。不佞崇楚游矣。賢楚之山川。人民土風。而竊有窺於帝心。則莫如前說曰。翁之啟相君賢也。先天者也。相君之成翁而翁食報也。後天者也。茲何以祝翁。曰。翁第安里。相君當自安。相君安於國。百辟兆庶安遠近。而夷狄亦安。八荒之外。夫翁能無意乎。加七箸。我有如一日。念相君儼然而造朝。天子方脩養老禮。袒割而問政。畢而與相君交賀於室。曰。吾不去父歸也。此所謂君臣父子交相安者也。

封少師張翁偕元室趙太夫人七十序

代趙中丞

某不佞曩承乏守荊州。而是時。今相國張公以學士



司史事授經儲邸張翁得封如公官張翁甫六十餘  
不佞所為封人祝者如一日也而天子由儲邸起  
踐大寶張公用浴日功拜相自少宰以至少保每遷  
輒封翁封輒如相國官而翁配某亦自宜人為太夫  
人一品云不佞去楚無幾而濫以中丞節復撫楚以  
間按部荆今年之元日謁張翁則翁復進封少師矣  
問其年翁則亦進而七十也徵其貌則若退而五十  
餘也者其步履蹉蹌夫夫也飲啗語笑健壯夫夫也  
已乃出酒食勞我太夫人不倦治醲擊鮮之事潔脩  
而薦我翁亦不以我滯留故稱倦觴相屬達曙也

新天子既德張公能填重計安社稷弼一人式百揆  
前後所以褒予非一而又念公荊州無居第非所以  
安翁與太夫人也而輟王府金若干鎰為陶梓費掉  
楔榜署咸自天藻海內學士大夫張大其寵靈而豔  
言之而猶未已也數下書官相國之子弟為符璽郎  
紫微舍人張公逡巡未敢應而為公之子若弟亦莫  
應之者意不欲以相國糜人主惠而身致於經術以  
報乃楚之鄉書出而一子一弟褒然列矣張翁既七  
十太夫人齒亦媿之其子若孫之列鄉書者謀所以  
壽翁而郡國守相令長業已羔鴈庭下矣其不佞既



身州山人集卷之六十一  
一六世經堂  
忝為之師帥竊伏自念曩者守荆時歲一稱觴為翁  
壽翁不鄙而三舉余之觴乃今惡可已於言也不佞  
雖淺歎於學然觀載籍所記大抵唐虞三代徃徃多  
世臣老不任而其子始仕晚貴不相及其及者僅一  
側微之媯為氏而不能得諧志於其始下而若尹若  
說固未聞也秦漢而後公卿雖間起田間然人主未  
知推恩其所由始唐宋之際尚猶詳於贈而略於封  
以故霍大司馬之貴盛道河東僅為其父中孺大買  
田宅奴婢而去最後張太尉黼至三公而其父歲來  
省視公卿大夫上牛酒為壽而已不聞其拜何職秩  
也王司空溥所以奉其父者田獵飲博之樂至與天  
子之生父埒然亦自以其官稱耳不聞其遂稱司空  
也今張翁亦竟拜少師殿學如相國相國盪綠珮玉  
而貴於朝翁盪綠珮玉而貴於鄉某夫人亦盪綠珮  
玉而貴於室以此多千古何啻霄壤哉相國甚壯未  
艾天下搢紳先生之耳目不以趣相國而趣翁暨太  
夫人者何也今夫梗杞之上銳干霄其垂蔭百畝扶  
荔之實沃一鄉鄉人不以護其末而護其根者根固  
而後所蔭與沃久也醴泉之灌輸斥鹵千頃不以惜  
其汪洋之浸而惜其若拱把之穴者其所出無恙而



後其浸遠也。翁與太夫人其亦頗精神，彊食飲，以寧我相國相國，雖不獲躬綵服膝下。天子之大官八珍五齊，旦夕至矣。不佞某不即受代，請得以其期稱觴。歲如荆，故事翁與太夫人亦歲歲而相奉，萬年酬不亦媿快哉。

賀光州錄顧翁七十序

顧翁之罷自光州也。數年矣，而始從州之薦紳先生游，則咸驚曰：「是何所從得恂恂隱君子者乎？」已出其冠服，磬折而前，與談宦游事的，暫中窺則又驚曰：「顧翁官人也。」於是顧翁乃游王子小祇園，園故有山池，延袤數十畝，上下曲折可二里許。翁攝齊而登，趨棟

若飛，已浮白無筭，即以角諸少年。諸少年人人弗及也。翁鬚髮甚鬢而澤，已徐察其杪鬢也。而本乃有髮，髮白者居無何而翁之孫大慶以書與幣請曰：「大父業七十矣，敢辱子之一言，以為壽。」予乃大驚曰：「翁遽七十耶？夫所謂本有髮，髮白者其徵耶？而胡以登予山，趨捷若飛，浮白無筭，角諸少年也。吾嚮者以翁尚壯服官政，乃誤也。雖然，顧翁母乃採金石草木之精華以扶老乎？不則亦曉黃老收視返照術乎？或從宛若所來耶？」大慶曰：「不知也。吾大父幼讀書不成，即去



而任家政諸從兄弟凡六矣而悉大父綱紀之以有成  
成立又嘗代其二孤姪庸調踐更適有天幸更起中  
人賞以至入太學有官祿凡吾大父所曉孝弟力田  
勤勞其筋骨而已然至於老而不衰吾大父所務  
好行德不求白於人者亦至老不衰也豈所以為壽  
者在是耶蓋顧翁之里有坐誣盜者自恨曰吾且死  
獄吾安能使嬖嬖他人迫之將自縊翁聞而解曰若  
冤死若嬖又冤死安所取里長老乎為明於官俱得  
免其為光州也有株累之獄厄於豪而非翁所案者  
以便死翁飲泣出索裝為調棺殮又嘗收遺饑稚二

撫養之俟壯而歸其父母翁之治光州凡被臺檄旌  
異不遷其為德又嘿嘿不自明故人無能名之者王  
子曰顧翁所為德積纖微耳而不自明意豈斤斤望  
報哉而顧壽考康適有官起家多賢子孫庶幾華封  
人所稱夫亦有能明之者其在造物哉其在造物哉  
遂書以復大慶為翁稱觴致語

為孝廉顧道通追壽父母序

凡人之情不假飾而發於性賢者恒任其過而不肖  
者恒任其不及自先王之禮教行不及者恒苦其勉  
企而過者恒苦於抑而不得伸然是先王之禮教雖



本於財成而就中而其意若在伸而不在抑故夫人  
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病則致其治歿則致其哀以  
為是無以加矣養而不已而至於鬻子治而不已而  
至於割股哀而不已而至於廬墓先王尤以為近於  
厚也而旌之鬻子而無後割股而傷生廬墓而終身  
至犯於生人之大訓然先王猶以為過而不以為罪  
也陳於陵之不食其母許世子之不嘗藥原壤之歌  
而宰予之欲短喪彼固幸而免於一時之法然聖賢  
之所以挾其微而刑之萬世者何嚴也故夫律此而  
語彼而人子之於親寧任其過可也友人孝廉顧道

通一日冠裳而謁予再拜肅容而有請曰吾二親之  
棄不肖也實在壯先子北山篤行君子顧其名施遠  
不能出里閭母何淑懿令人其教近不能出檐闥而  
是時不肖方稚不敢以微鉅公長者而為之銘若表  
蓋三十年如一日也計吾父母而在今歲當七十吾  
父母而七十不肖誠貧則必謁四方之醴齊醒盃以  
實吾觴則必謁四方之敬戴羶薌以實吾俎則必謁  
四方之賢士大夫歌誦叙記以實吾堂而今悉已矣  
其所致而實觴俎者度無以起吾父而薦之而至於  
歌誦叙記其文義之雋足以時寄吾思其美而傳足



以噓枯而骨肉而使之不朽即先生其人也。不肖願有請於先生。予恠而語之。夫所謂壽者。黃耆駘背玄髮兒齒之年。而所以壽之者。崇岡茂陵。川升日至之語。今舉堂上之祝。而致之冢中之陳。母乃非當乎。道通拜不已。曰。先生義正。吾無以奪先生。雖然。其必有以慰吾逝者於地下。而寓吾思。余固謝不許。道通之友曹生從傍說曰。吾吳之俗。薄者懸孤之宴。子輒避。亡胃脯酒漿。責直以償。易簣而呼去。檢素裝送葬。之子哭往。醉歸墓木如拱。博進是資。孰與顧君之老而慕其父母乎。即厚者多作佛事。號為冥施。浮屠黃冠。是依是師。斥其貝璣。以馳京師。購術而旋冠。其豐碑孰與顧君之知乞先生文。以寄其慕者乎。曹生之說云爾。嗟夫。顧君之所為。請誠不經。而吾之許誠。濫顧有感於曹生之說。似猶得夫先王之所厚。而竊附於鬻子割股而廬墓者。因為序而歸之。

徐母郭孺人八十壽序

當萬曆之甲戌。天下之士貢於廷者數千人。而嘉定徐子子顯。褒然高列。於是徐子待次南宮。而不佞猶子駟。寔師焉。而徐子有子嘉言。為邑諸生。邑諸生數百人。嘉言亦數與角。試輒冠。而不佞之子騏。又寔友。



馬人謂徐子當得官即游太學以取畿試便而徐子念其母郭孺人且八十謂得請告而歸即不能脫菽水度幾一日之養哉而意猶慊慊不自釋曰何以為吾母觴也日吾母之專精於婦紅者若而年而度幾於吾先君之貴也而僅以章服應詔則專精於母儀者若而年而度幾於吾兄之貴也而不能離諸生皆先吾母而往也而又專精於母儀者若而年以度幾吾之離諸生也吾今離諸生矣而未有以顯吾母也何以為吾母觴不然藉手賢者之一言乎則以屬不佞不佞謝不可得乃謂徐子子姑為子之所得為者

可也夫陟岵之章與靡盬之詠其人豈不亦服米食祿者而猶困於行役而不得偕至於初父而曰胡轉予於邨有母之尸饗則為其母者更拮据於其子之食而弗獲烹也子之為徐子者若而年蓋嘗食諸生廩矣嘉言又食諸生廩矣母縱不獲分大官之膳與尚方之桐酒差亦賢於田中負者哉夫為子之前人而稱孝者曰元直然以仕劉之故幾不能安方寸間關跋履而後得致其養於母孰若為子之前人而稱孝若仲車者也余之子騏進而曰徐母之為壽固安於子賢不必祿矣然以開歲為八十而始舉觴而徐



子與嘉言之試及之宰復用諸生壽我雖然姑序以識

贈程君五十叙

自孟氏舉爲仁不富之說學士雅言之而太史氏獨否曰人富而仁義附焉此何以稱也孟氏見其左而太史氏見其合也夫陶朱公爲越相至貴倨也一旦而棄之若敝屣轉之乎廣莫之鄉而不能忘情乎買遷化居之事彼已驗之才豈故愛而必再試之彼蓋欲有所用其志也治產積居而不責於人智者能之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兄弟此非仁者不能也甚矣程君之近之也蓋吾友戴子之言曰程君者新安人也新安僻居山谿中土地小狹民人衆世不中兵革故其齒日益繁地瘠薄不給於耕故其俗織儉習事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一其所蓄聚則十一在內十九在外自程君年甫髫而從其舅江淮間爲下賈已進爲中賈屬有外難脫身歸則轉貲湘楚稍稍徒業二廣珠璣犀象香藥果布之湊蓋不數年而成大賈門下受計出子者恒數十人君爲相度土宜趣物候人人授計不爽也數奇則寬之以務究其材饒羨則廉取之而歸其贏以故



人樂為程君用而自程君成大賈其族之人無不沾  
濡者蓋嘗治棺槨封土以給無彼之喪而為之食其  
失子之篤老又常推遺托以教養失父之孤而使之  
成立徽人固嘖嘖推程君謂好行其德者哉夫以陶  
朱公去越相已又轉相齊楚而後之陶計且老十九  
年而始聽子孫息之以至巨萬養生者流推稱之傳  
于仙籍之列固未可信要其年不百歲不止也富人  
居便服食節攝營衛好行德而天隲之於壽為無難  
者筴之國則計然筴之身則列仙所以為陶朱公也  
君今五十耳善為之而不息若樊君雲手種梓漆異  
日戴子前稱觴種種堪噐物則於太史氏所稱陶朱  
公者何異焉戴子遂以吾言授其姻洪太學雲龍使  
為壽



陽明山人和

卷之四十五

世經堂刻



